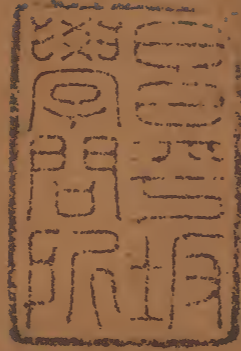


慧眼山房說書

十九二十



漢書門			
八	五	五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五		書
函	一	六	
一	一	一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1
冊數	8 (8)
函號	277 10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慧眼山房說書卷之十九

一 閩陳慧生先生著

門人

林 儒 鄧 希 顏

全 校

性猶杞柳章

此章闢告子在為字。破案告子謂性無仁義必待為。

孟子謂性即仁義不待為大義止此。然却不實說與。

他爭轉從為字分別。順與戕賊似與他商量一般。按。

定是戕賊了。一刀劈去。則為之說不撞自破矣。以戕。

賊代為字。此孟子殺人手段也。蓋孟子論性以善為。

宗。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告子論性。以無善無不善爲宗。故曰以人性爲仁義。彼謂生之謂性。空空白白。只個知覺運動。有甚麼善與不善。善不善皆其爲。而後有者也。杞柳之說。猶言體質渾淪。卽無字之旨。但此章說仁義。且就無善一邊看。至下章湍水東西之說。則并無不善意俱闡矣。其實非變說也。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此是性善之性。與告子所云性無干。告子所云性卽其所認生之謂性之性。降衷秉彝等字用不着也。初但以義屬杞柳。繼亦兼仁而

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柷椽何也。告子標仁爲內。特對義外言之。實亦執內不甚牢。都以爲性後添設的物事。揅在性外。不知其涵在性中。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何順如之。而可以戕賊之。杞柳擬乎代爲字。以戕賊不怕。告子不縮舌矣。然亦還是告子心軟。大痛惜仁義。不肯禍仁義者。故孟子得用此劫劑也。倘頑而爲倏忽鑿混沌死。直以仁義爲戕賊也者。則奈何。曰此孟子絕妙殺伏也。告子爲之之說。不止其不淫而爲戕賊者。幾希矣。被孟子截住說破。

便嗒然與索了。攻毒者益之以毒。潰則散也。此等霹
靂機鋒。烟飛灰滅。在告子不及知也。惟不及知。故使
人之意也。消禍字承戕賊說。亦是機鋒上語。屈他戕
賊。便是禍他。註謂人將以爲害性而不肯爲。大癡大
板。爲字亦犯着忌諱不可也。

性猶湍水章

湍水卽杞柳之見。但上章說無善此兼說無善無不
善。其說更明。非有走作與或之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自不混。孟子闢他只就他說東西中指出上下來。

告子便動不得。故曰故者以利爲本。而再暢其決之
之說。以至搏激。此則乃可謂之戕賊矣。兩可使字。正
可對上章以八性爲仁義以字爲字看。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夫孰使之而爲也乎哉。

大乘起性論云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
水性動。若風止時。波動卽滅。非水性滅。衆生亦爾。
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妙理堪與此

參

生之謂性章

告子以知覺運動言性。孟子謂此則人與物何異。大意如此。至知覺運動之所以是性處。未及與告子言之也。歇後語不要板煞。

此告子論性宗旨也。所獨認之。以爲無善無不善者也。初看似精渺。禪家問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此亦生之謂性也。但彼則實看得明徹。故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

看末後二語。則生之謂性。說精矣。渺矣。告子倘于此處明徹。則其無善無不善之說。當亦精且渺也。是離根塵絕思慮之境也。然告子實未足以語此。而其言係意病。非語病。語無可駁。當駁其語之意。故以白之。謂白探之。探他突鶻與否。而告子果應曰然。復以白羽白雪白玉探之。局定他突鶻不轉動。而告子又應曰然。告子之所謂然。亦明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色色具足。物來則順應之而已。叩其中。無一有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其。說。近。於。廢。心。而。用。形。而。寔。以。守。心。爲。主。何。也。彼。視。心。爲。空。空。洞。洞。之。物。肉。團。裡。只。有。此。些。子。知。覺。運。動。不。惟。惡。不。帶。來。善。亦。不。帶。來。故。敢。以。無。立。宗。而。撥。置。仁。義。謂。人。性。上。不。可。攙。一。物。也。是。則。告。子。又。以。精。覓。爲。佛。性。矣。認。生。太。蠢。認。性。太。頑。認。無。太。斷。滅。古。德。云。狗。子。有。佛。性。又。云。狗。子。無。佛。性。此。處。大。可。參。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既。觀。其。深。矣。嗚。呼。使。蠢。動。含。靈。而。無。有。物。性。也。古。聖。賢。亦。無。以。盡。人。而。盡。物。矣。使。蠢。動。含。靈。而。皆。有。佛。性。也。何。古。來。稱。大。聖。至。神。發。育。萬。物。而。峻。極。於。天。者。必。出。於。人。類。之。中。而。佛。不。與。焉。故。曰。仁。也。者。人。也。形。色。天。性。也。以。此。論。生。以。此。生。論。性。人。與。物。則。必。有。分。矣。而。向。上。一。機。蠢。動。含。靈。皆。有。物。性。之。旨。亦。就。此。可。參。透。見。性。之。人。七。穿。八。洞。由。有。生。以。遯。無。生。由。無。生。以。貫。有。生。狗。子。有。佛。性。亦。可。狗。子。無。佛。性。亦。可。同。中。見。異。異。中。見。同。然。于。然。不。然。于。不。然。豈。不。揮。灑。任。意。而。被。犬。羊。數。語。一。勘。遂。着。轉。語。不。得。者。哉。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言。性。善。言。其。繼。之。者。人。性。以。上。

書明解 卷一
不容說。故孟子以情驗性。斷其爲善。然庸言天命謂性。究歸于無聲無臭。則展也。其無善無不善焉。乃孟子能剖之於幾希。而確見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則以生後。莠生前所拈性善。反是精的。反是真無本體。截是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不言可也。告子認性太蠢。以精覓爲佛性。反落向後一節。所拈性無善無不善。反是粗的。又安能闡揚無字公案。而曰作用是性。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也哉。極則語。被告子突鶻打壞。賴瞿曇氏一抉。

或問生之謂性。此語本無病。程子諸先儒亦已言之矣。楊復所謂借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性。則不可。然則生之謂性。是一是二。須還活會。告子之病。無乃坐在執乎。曰。告子之病。坐在認生太頑。還是差不是。執也。余聞之。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爲蚌產也。儒謂珠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此可識生與性之解矣。若告子者。遺其珠者也。問羅近溪惜犬牛人。一勘告子不遂。然之何也。曰。自性善。說來。當不然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自性

無善無不善說來當然之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然非告子所知也。告子認無字原錯是爲頑空外道斷常見也。

張侗初曰告子說生之謂性亦不妨只是不曉得頭腦。凡人信口說的任意行的皆云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正生之謂性也。然却有箇頭腦若依我性靈一說出來行將去便是自然天則其實性靈亦只是這口裡說的身子行的。故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與生之謂性所爭幾何。醒甚。

袁七澤曰告子云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而爲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不同者固無分人與犬牛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爲生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不各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強同之。至於人與犬牛卽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能強同之乎。是以彼雖強辨亦無

可措詞矣。雖然性無同異。因異立同。異既不立。同亦何有。此又孟子性善之與義也。別有微解。性體數句。亦卽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

食色性也章

此章時說甚紛甚。今不復詳辨。惡其纏也。且就大旨劈去。告子曰。生之謂性。此告子一生把柄處。今日食色性也。所謂生之謂性者也。墮地思乳。開眼見光。甘食悅色。都是生機。不假安排。處性之爲性。止此矣。善惡都不帶來。其流而濫觴。則爲惡。其節而從繩。則

爲善。性無有也。告子以性爲無善無不善。故標此見例。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所謂以人性爲仁義者也。食色是標例語。仁義數句。本挨開說。但且依食色以見例。何謂仁。甘之悅之之謂仁。就不假安排。處溜下一坎。然猶與初機相粘。故曰內。何謂義。甘之悅之之宜之謂義。就不假安排。處溜下二坎。全與初機不相粘了。故曰外。譬之樹然。性則樹也。義則樹之葉之華之菓。仁則葉華菓。與樹連綴之蒂。蒂以上屬樹蒂。以下則自飄自落。與樹分離遠矣。仁內義外。總

是說以人性爲仁義言性中無有此也。此是告子極
校勘極自負得意語。而豎義高奇。話頭稍未亮。孟子
故且詰他。令其自吐得明白。後可以一槌打破。而告
子以爲是因彼者也。夫此之因之者其誰也。彼長而
我長之。則明有長之者矣。往反數交。其說遂訕。總之
孟子看得全樹。由根貫將去。性與仁與義是一團的。
告子分作三坎。亦有見。然終不得謂蒂下之物懸空。
而自葉自華自菓者也。

孟子曰。仁天之尊爵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告子曰。
仁內也。義外也。且看差別在何處。若統備看不破。而
徒云仁義一物也。仁內而義豈獨外乎。則并尊爵善
長之言。亦可疑矣。

張虛舟先生嘗有義外解。大約謂持錢往市。就價還
錢。非我所得主也。而我所得主。正在此就價還錢之
中。蓋愈暢其外之說。內益顯矣。觀者勿謂袒告子也。
朱子語類云。白馬之白。二句看來。孟子此答。亦未盡
謂白馬白人。不異豈可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爲白。
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此駁正是孟子意。惟白馬

與白人有別故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句頂異於兩字。非衍。非有關文。正怪詰語氣。與下句不識兩字相映。謂白馬白人。不異。長馬長人。不同。不可例論者。非也。白馬白人。與嗜炙。本非根食色發論。却分映得恰好。亦奇。時說謂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而通之。絕妙機語。反解得痴了。痴人前不可說夢苦哉。本章痴解類此甚多。大障人心眼。痛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舊以因時制宜說甚徹。標外之理者主因。標內之理者主制。公都子行吾敬三個字。儘會說。但靠着制邊。因理未圓。故被孟季子把因邊側跌。孟子則教以因中顯制。孟季子還把舊伎倆來弄。却不知制在因中。公都子此時已七穿八洞了。故一指詰理。遂顯也。時說却嫌因字轉動。欲拈庸敬一語。標出大常。謂敬兒不比於敬鄉人。牒定不移。內說乃伸。然何以冬湯夏水之解。還是因理。不待牒定不移。遂破堅壘也。因中顯制。舊說宏遠矣。大常之說局哉。

行吾敬句從長之者義乎句悟來。撰得甚醒捷。反被季子跌倒。飲湯飲水數句。則嗜炙牙後慧也。却拖帶反能跌倒季子。何也。先儒有云。凡問要開拆問。不要囫圇問。余亦謂曉人者要開拆說。不要囫圇說。又覲面機鋒。跌倒法第一妙。如因邊一理。季子所晰也。制在因中。就因中顯之。朗如矣。孟子在位數句。正教此法。其拆告子先用此法。不則如大常之說。則敬兄不比於敬鄉人。長吾長亦不比於長楚長。一句硬話。塞將去。彼必以爲常則常矣。還有鄉還有楚。只常得一半也。惟統籠說來。任汝說如何。因應却離我主裁。不得。理圓意圓語圓。總得透曉。到透曉後。則在位數句。亦是拖帶。反不如行吾敬句。簡醒直截矣。

彼將曰。在位故也。弟在尸位。子亦曰。在位故也。鄉人在賓客之位。祭必有尸。神祇祖考皆然。此云弟爲尸。則單以祖考言之。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性根也。情芽也。才則其中之生意也。才字勿與情字對。本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屬情。仁義禮智屬性。才

則隱躍想之。初無寔位。引物則之。詩亦然。則屬性。所謂秉彛懿德也。好屬情中。涵一才字。細會亦見。情譬刀之鋒才。譬刀之能殺活。殺活於何處取。就鋒處取。非就鋒處取也。就刀性利處取也。以鋒顯利。以情証性。而善思過半矣。情才並提者。不是。引詩而邇之於天。則天命之謂性宗旨也。

三說各有所見。然束於所見。羣盲摸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觀其會通。後二說不足道。告子以無立宗。說頗高。却被生之謂性章幾句話。露了馬脚。認知覺運動。遺其靈妙處。反淺矣。

按釋氏有云。不思善。不思惡。蓋示人於思慮未起時。尋取本來面目。且亦金玉屑。着眼不得也。老氏無爲。宗旨源頭。與釋氏同。故曰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是無字絕渺公案也。告子宗無。其學以勿求入手。似亦有本。但僅得頑空二字。一向勿求。入外道斷常之見。畧似二氏。寔大不侔。王陽明亦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談者病之。然實不是。告子派頭。

陽明之無。活無也。萬象無所不有。而不碍太虛光
亮。亮之無也。告子之無。死無也。暗地中間。非無一
物。而一無所見。黑漆漆之無也。烏可比而同之乎。
鄭申甫辨之甚詳。此係節畧。

我理既顯。彼理自詘。孟子故不憂。憂與三說爭也。但
看乃若字。可以爲字。乃所謂字。孟子以情証性。何等
勘尋精妥。袁七澤曰。性離言說。不可見。見之於初發
之情。譬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以至光彩隨地。
或長或斜。或扁或方。亦莫非月。何也。無真月。則無餘
月。故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影。非月。第二月亦
非月。何也。惟一月真。餘皆是妄。故皆非月。不若指第
二月爲近之。何也。第二月離月非遠。雖曰幻妄。躰相
全同也。論性亦然。爲其不可指示。而遂取念外生念。
千狀萬態者當之。愈遠愈失其真。不若以指第一念
爲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未遠。雖曰情識。尚屬自然
也。孟子專提第一念。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
禮智。蓋嘗取証於孩提少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噉
爾蹴爾之頃。而其論王道。亦決之不忍。殺蘇之一機。

總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熟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者矣。砥柱中流云。或問性情才三者。曰三者總是一性。情者性之卒然而動。不假思慮。不假安排。而勃發於不可禦者也。就其勃發處。自有一種處置。一種運用。則謂才。非無思慮也。思慮而不假於思慮也。非無安排也。安排而不假於安排也。初心所迫而現。流自性體。稍緩。第二念便萌。所云納交要譽。惡其聲是也。又稍緩。第二念後。又起一念。則徇人欲。滅天理。而於初心大相遠矣。性坐此埋。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以情証性。指點極分明。將性善畫出了。陳希夷曰。情者性之影也。是底言。今說者執泥言辭。謂孟子只是言情善。未曾言性善。反增一障。李卓吾譏其銍僕當矣。則可以爲善。舊以爲二字連讀。卽謂字意近。拈爲字對。若夫爲不善爲字。張侗初曰。性無爲也。動於情則有爲矣。凡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不可爲也。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矣。善性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按莊子云。性之動。謂之

爲。郭象註云。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也。正可與此處爲字印。湯霍林曰。可以爲三字。就是他才幹處。看出才字極好。於下節口氣挑映迴環。亦醒利。

夏九範曰。公都子所問三說。總是疑人之有不善。孟子豈容籠統答他。此情字不是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下節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意自明白。下節緊覆上節。乃一正一反之詞。非有兩項。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下節以人之作爲言。自應博而曰才。俗謂上以情証性善。下以才証性善者。謬甚。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都就分數少的一邊說。都就不善人而窺其幾微之善。以証其天。引蒸民節。拈出好是懿德句。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於不善中說善。機鋒乃對。若籠統許他必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比干乃可。其如瞽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拆三說而服其心難矣。此說乍

看似豁目。細看則亦偏窄。且告子未嘗以不善疑性也。

鄭申甫曰。三說一是無善無惡。一是定善定惡。一是可善可惡。孟子是就可善可惡一條破之。而三說俱破。乃若其情二節。單破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二句言此是情。不是性。性本天然無爲者也。爲便非性。不但爲不善者非性。卽爲善者亦非性。其可以爲善者情也。非性也。乃其所以爲之者。則性之善也。可以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是非。而

實本於性中之仁義禮智。如鑛中有金。煉得成金。性中原自有善。故爲得出來。吾所謂性善也。註云。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不可以爲惡句。可刪去。說到情上。豈槩不可以爲惡乎。只是可以爲善。便自見情之所原本者善矣。今夫服牛乘馬。雖人爲之。然人未有服乘。虎豹狗豕者。其爲得來。亦自其性有的。以此意看之。語意乃活。所云可以爲善者。是如此。若夫爲不善。亦情之動於物者爲之。由於弗思。舍失之故。而不可以罪性之才。

性之本善固自若也。如蓮出污泥中，不受染也。所云可以爲不善者，又是如此。真性不善固不動，善亦不動。是謂至善。若說可以爲善，則善與不善對。可以爲善，有可以爲不善爲之對矣。故或人以說性。孟子換入個情邊去，極有深意。今人但知孟子以情善明性善，不知其亦以情之不善明性善也。此說大奇，爲竄其語之滯，以備參。

惻隱之心，節語氣相承不斷，不要割裂，以分貼性情。才最可味者，前篇於四者言端，而此不言端，因用以著其本體，所以証性也。前欲人擴充，此欲人體認，不同也。鑠字奇，莊云純樸不殘，孰爲仁義。鑠字卽所稱殘耗樸者。仁義是吾性合下物，如何這等枉他。我固有之也。叮嚀囑付懇矣。拈出思字，又示人金針訣。此是作聖密藏。盡其才者，正從此處得。外此皆盲修而瞎鍊也。且問如何求，如何則得，則之一字，直參性體。稍費尋求，便不是性矣。

韓嬰云：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絲。有才而不能盡，亦復如

是。

遡出天字。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以孔子之言作案。門風亦大。有物必有則。我固有之者也。就物上說。莫非渣滓。無論軀殼。卽心亦是肉團子也。就則上說。莫非妙明。無論色身之內。卽山河大地。以槩其中。所有各物。性量悉包之。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隨舉一物。吾則在焉。有物有則。妙正在於六根互顯。五蘊皆空處見之。此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不與形色天性而並參也。則者。不增不減之義。秉之則爲彛。書曰。天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彛之謂也。懿德四德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何懿如之。好則歛欣順適之意也。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自善自爲。情爲性所盪。此時亦何能已。是以爲道性善之鼻祖。詩詞渾。孔子贊詞醒。孔子於詩詞。未嘗有翻譯也。只用兩三字作襯語。有物有則句間。襯一必字。民之秉彝句下。襯一也字。好是懿德句上。襯一故字。便源源委委。剔透朗耀。果是聖手。後人解書。費許多氣力。不突鶻。便拖帶。不割裂。便牽合。葛藤纏繞。根幹反爲蒙

翳奈何

富歲子弟章

此章亦是論性善。無性字出。而首曰天之降才。就是性了。章中都是說心。其寔說心。卽說性。非有二也。時說謂性不可見。而心可指陳。故以心言之。蠢甚矣。最重在同然理義句。此一章寔際語也。自陷溺句。提出心字。早覷在這處。而故作歇脚。別起話頭者。曉人之法。要開拆說。不要囫圇說也。故由物類。以例人類。復由人身。以例人心。則同然之境。趣昭矣。最妙在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二句挑撥。石人亦醒。大意旣明。緊束以理義悅心。起煞極可會。以一同字。破降才爾殊之疑。枝葉雖多。大約只是上章好是懿德一句意。而所云降才。亦是暢發上章。非才之罪之案也。

註訓賴謂有所賴藉而爲善。時說故謂賴字不對暴字。對下陷溺字。愚意賴字明說賴藉。則說破無味。以下數句。轉折都無味。今人指浮蕩不肖者爲無賴。則賴字卽善字意。正與暴字對於降才句挑剔。絕有活

雖有不同。反上不皆熟說。上云其地同。下又云地有肥磽。地字大槩說。相去不數武。肥磽儘有各別。且以地同。而加以樹之時又同。雨露何私。其乃有偏澤也。豈向背之勢。高下之宜。移步換形。而飲和亦各異乎。此以皆熟齊麥性也。姚承庵取才字貫。謂麥之生熟。麥之才也。同類相似。悉以才言。亦警醒。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言人與人本同類。降才於天。必相似。接云聖人與我同類者。大是歇後語。不說破相似。而相似之意在言下。極虛。涵活挑時文直解作同性誤矣。且相似意。言下亦不宜徑截說出。下文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正承同類說去。直至心同然處。相似意乃顯。如何徑於此句截住。說破也。

李卓吾曰。聖人與我同類。置聖人於我下。比人皆可以爲堯舜。更說得直截矣。人皆可以爲堯舜。猶以堯舜作主。而以我爲之。聖人與我同類。直以我作主。而以聖人同之。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亦此意。

上以物類引起人類。下以人身引起人心。已極委婉。而於人身中。又先用足同。以引起口同耳同目同諸體足爲粗。口耳目則皆有靈。皆心之用也。漸次比喻。由粗說到精。婆心具見矣。同然然字。然否之然。不是虛字。對嗜字聽字美字看。卽所謂悅也。然與悅字。義有淺深。本節則意無淺深。理義同然。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悅乎不悅乎。便可見。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二語極精。又恐人認理爲在物。反是外了。故又足之曰體用之謂也。王陽明一派宗旨。直說理不在物。夫山河大地。皆性量中物理。豈在物乎。然山河大地。既皆性量中物理。豈不在物乎。蘭蒞當門。不得不鋤。在物處物。亦烏乎無之。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孔子未嘗謂理非在物也。謂理不在物者。還恐人看物在心外。不得已爲救世之言也。故曰心一也。心之在物爲理。心之處物爲義。曰先得。卽非獨得。要於先中見同。不要着力闡發。反

以見異。若論到分際，則古云先知先覺，果是有個先處。楊復所有云，只言來復後，不道伏羲前，先字之義，畧可識矣。大要是直接着太初之意，消息因緣，且不。要說說出則生後之先，可以有陷溺，無陷溺言，而先。前之先，怎麼解得，難道聖愚混然無別，如其有別，難。道可以氣質腐談糊模抹去也。今且就字還字，虛虛。活活，還個先字，以了前降才不殊之案可也。其欲以。警陷溺，則以衆人不知認取保任，而聖人獨合下認。取保任，得之爲先，亦可也。生前之先，本旨所不重。且。言之亦滋惑矣。

鄭申甫曰：既已理義同然矣，却又如何說得之有先後。朱子以先知先覺釋之，大可參勘。先字卽楞嚴經。逆流逆字，衆人之知，順而知之也。所謂日用而不察也。聖人之知，逆而知之也。自知上逆到無知，反本還元，不是知覺此理義。知覺吾所以然理義者，理義屬後天渣滓，衆人亦知得矣。所以然理義處，屬先天靈明，可以見性源焉。

愚按耳目口陰符經謂之三要，孟子以三要顯心。

亦大有密義在善會之則可以知衆人陷溺之因而聖人先得之故矣明心之人耳目口莫非心也故曰旋爾聞機曰旋見循元曰還味旋元不則根塵蘊界相因而起其所陷溺豈特一生然哉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習所從來遠矣嗚呼一生之有無陷溺易知也多生之有無陷溺難知也孟子云陷溺卽習遠之說其云先得夫亦上智不移之旨也氣質之談豈足以盡不移之理哉認取保任又屬生後生前一段消息烏可誣也或曰如此則其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何曰此善元也是不隨習性遷流而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者也聖人之先得得者此也若其先之則固係習性矣孟子道性善不重習而重元不重先而重得提心以爲耳目口之宰其挽習而歸元也摯哉

山牛山之木章

此章總是惕人以存心其云放心則承上章陷溺意來未放之心當存既放之心尤當存故於放後特詳焉沈無回曰山木人心俱重下半段牛羊不從而牧

之萌蘖之生。日充日長矣。梏之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世少不放心。此放後之存存。不可已也。章中三存字。相頂要看。饒雙峯曰。首云存乎人者。說此心本來存。繼云夜氣不足以存。說人不能存。終云操則存。教人去存。存之在操。得其養。無不長。是放字對針藥也。所拈夜氣。顏壯其謂是示人認真心之不容泯。可以致力操存。只旦晝不梏便了。不是從夜氣上吃力。極明白正大時。說却費參尋。謂此卽未發之中。人當於此。勘性命關頭。若不細勘。永斷作聖脈絡。蓋本之李延平。亦密諦也。按朱子有云。孟子大意。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梏。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壯其本此。又云。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的樣子。極簡盡。雖有談玄說渺。不出其範圍矣。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此句要着眼。斧斤牛羊所自來也。吾人亦有爲大國者。在人試考之。善乎老子之言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日夜所息息字。陸象山訓作歇息。朱子訓作生息。袁了凡曰。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物之生。不

書見解 卷一 二
休歇則不能發榮。二義本合。張侗初曰。息者生氣。非止氣也。草木暢於花葉。而晦於根。寧有一刻不生。有一刻不息者乎。只是草木自花葉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孟子說個日夜。便是個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生。時時息。如日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卽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個安頓道理。忙時能暇。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倥傯。尚有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說息字。精甚。盧未人曰。日夜所息。謂是日之夜。與下節夜氣一例。但看早起。花多開。草多青。又夜間多滋。則其夜之所息可知矣。鄭申甫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當作一句讀。夜者日之夜也。夜間生息。至於平旦。則爲旦氣。然總此夜氣息之也。故下文只云其夜氣不足以存。不復言旦氣矣。重夜字。說是朱子曰。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裏。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

水出指點親切。又可見歇息之與生息。二義合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此二句從既放之後。追論起來。故用雖字。蓋據今而言。仁義之心似乎無矣。雖然。若循本而論。存乎人者。豈遂無是心哉。心曰良心。自然而然而然。不假學慮之謂。下夜氣不足以存。與此存字應。都就心說。

詩云。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夜氣之說。可爲浩歎。莊子云。其寐也。竟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與心鬪。是可以見桔亡之慘矣。孟子爲放心者。指出夜氣。

悲喜駢集。老婆心切也。然則操存之士。此夜氣不足言乎。邵康節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原是性命密諦。楚辭云。無滑汝。竟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夜氣之靈妙。斯可識矣。

平旦平字。兩分之義。謂自夜向旦。欲分未分時也。書謂之昧爽。幾希却是說少。然亦見心靈微妙義焉。鄧豁渠曰。睡着不做夢時。此是没粘帶去處。言思路絕。烟火泯滅。五丁不能致力。六賊不能窺測。人安得。

不睡時有此消息耶。平日雖未與物接。然獮猴正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過去。卽緣未來。但不至東跳西蹶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袁七澤曰。學者只愁不識獮猴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決不賤跳蹶。而貴安靜矣。卽熾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此轉細甚。侗初出作有入息。亦此意。

季彭山曰。山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沈無回曰。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未節不得力矣。

朱子語類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亡失了。亡不是無。只是却走作逐物去。入非此心既出。復自外入。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蓋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卽便在此。數語甚精。於孟子引言意。亦緊切。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

心之妙。依朱說極妥。王陽明一派則直說是贊心。謂此心活潑。神變無方。如明珠走盤。終日負轉不停。而未嘗離於盤。出入無時。二句正指出本心真頭面。與人看。以示操心之的。出入是表個負妙意。非以操爲入。舍爲出入。爲存出。爲亡也。操如操舟。操兵之操。操舟則中流自在。不礙風波。操兵則奇正五花。鐘鼓寂若。操非死法。存亦活機。若執定則爲典要。不可以適變矣。此說高妙。然於章旨。竟挨泛些。鄭申甫則又爲之和會。謂孔子本是贊心。孟子引來。則得失易保守。難意。切不可撇却心。本個活物。有主而活。此無時無鄉者。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此無時無鄉者。天下之至險也。操之烏可已乎。可謂善作兩家騎驛者矣。要以警人放心。則朱說原自長。

操字對放字看。自須喫力。王門宗旨。擬之操舟。操兵。所以破執而顯圓也。然余更欲遮圓而顯執。馮山問懶安云。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怎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汝真牧牛也。大慧云。學道人制惡念。當如懶安之牧牛。則久

久自純熟矣操心者不應如是乎

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

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陽明一派皆是

祖此

無惑乎王章

二節總一意總是說王之踈君子而親小人重不專

心致志上寒雖在退而寒之根則已在見時也小人

巧而善入君子正不為逢一日之暴如水投石十日

之寒則浸淫浹洽於其中而不可解矣臨了二語打

轉不智以翻騰為倒映冷甚痛甚

易生兩字亦是提醒人處是道性善之旨也

魚我所欲章

把生。死。閑。勘。破。富。貴。閑。絕。妙。絕。妙。人有身之生。死。不

顧。而。身。外。之。種。種。愛。緣。尚。足。戀。者。乎。提醒人本心字

字。汗。字。字。血。矣。通章以義字作主

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本然如此下三節

反覆指點個甚字則舍生取義人心本然之權度也

數拆翻弄真一捆一條痕一掌一把血尤妙在埋過

義字不出極空極醒由是兩字作句讀是字指甚而言本心也人皆有之者也

上云賢者勿喪下云失其本心正照看沈無回曰不受嗔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控正與乍見一般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愚意作一人看太泥非一人也一心也心一則人亦可一如此則謂之一人其可也

何加猶云沒要緊得失無係於生歿也下云可已卽何加意不要說性分名理話轉添晦纏

窮乏得我正是戰國時習氣勿錯認做厚道

末節一唱一嘆只在身歿兩字着眼以生歿閑勘破富貴閑直恁扯淡本心字極痛切應皆有句通章浩氣滿紙覺雙眸炯炯射人

仁人心也章

開口雖說仁義總來只是論心分言之有仁有義合言之是一個心最妙是轉換處吊起舍其路而不由倒按放其心而不知求便統融作一個了道理透文

字奇歸結在示人以求放心切。不要。把。學。問。之。道。在。內。纏。擾。玩。上。文。自。得。之。中。點。一。知。字。尤。是。金。針。訣。勿。艸。艸。看。

首節語氣如仁之寔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一般並不曾爲仁義作註脚。何也。彼論孝弟此論心也。楞嚴七處徵心理甚邃。謂汝心汝身暨山河大地皆員妙明心中物。此所云心蓋指妙明而言。若圍外竅中而繫於肝胆間者。血肉也。非心也。病狂之夫謂之喪心。豈無圍外而竅中者乎。知此則知仁乃是心心。非血肉之謂也。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上蔡謂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其有生之意。曰種曰核。却似有皮殼的。故須於其中探出生生。則連皮帶殼。總是俱活。朱子所言仁者。心之德也。於心中剝出一德字。這個心字。還有皮殼。與孟子所言心。還隔一層。孟子直曰仁人心也。無皮無殼。純是妙明。惟楞嚴所徵爲破的。中庸云。率性之謂道。註云。道猶路也。此路字如此看。帶心字。血脈說下。義卽仁之隨機應緣。有條有理者。

也。非兩平。

孟子明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何等直截。今說者却謂另有個學問。去求放心。則是世儒考古今通世變之學。而與心體全不相干。又謂先求放心。而後從事學問。則前之所求。不過徒守空寂之見。而後之學問。又自墮于支離之習矣。又謂求放心是學問之主。亦覺拖帶總之一纏。便擾視爾時棒喝。何啻千里萬里。

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數語直截。註語遠不及。楊子卮言云。或問心既放矣。何處求之。曰。荀子云。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亦然。佛書有云。蹶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數語亦直截。可與朱子印也。大抵孟子示人求放心。是輕輕提醒。令人覺其心之放。

而存之耳。上面知字極得力。錢氏謂毋求諸已放之心。求之心之未放。尤轉得妙。先儒乃謂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心來。似失孟子之意。且于心亦覺有碍矣。

無名之指章。總是提醒人求心之詞。不若人三字極冷極痛。舊以屈伸兩字作眼。謂此心屈於物欲。不能伸於萬物之上。解自平寔。管登之謂是發人好勝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此却屬偏鋒矣。疾痛害事。與不遠秦楚之路句。亦可參。心病害則甚大而心病自心醫。路豈遠乎哉。人盍一求之。

拱把之桐梓章

吳無障曰。此章所以二字。便是一章精神。弗思甚。全要拿定這所以處。說得透。世俗之養者。以養爲養也。以養爲養者。其迹順而易見。所以養者。以不養爲養也。以不養爲養者。其勢逆而難知。世俗之養者。養其生而有盡之身也。養其生而有盡者。既快於有形而易見。所以養者。養其生而不死之身也。養其生而不

死。者。受。用。於。無。形。而。難。知。故。不。思。則。不。得。也。所。謂。思。若。只。向。養。處。摸。索。也。不。濟。事。須。先。從。身。上。要。看。破。蓋。人。皆。知。血。肉。之。軀。之。爲。身。而。不。知。此。雖。不。可。謂。之。非。身。又。不。可。卽。謂。之。身。也。乃。人。之。真。身。必。有。在。焉。能。思。身。之。所。以。爲。真。然。後。能。思。養。之。所。以。爲。養。則。亦。未。講。於。慎。思。而。已。矣。

愛身不若桐梓。便是不愛了。然明明却是愛的。此孟子挑發機語也。顏壯其則謂病根原坐在愛。把此幻妄之身。太着情了。一切無明。皆從愛起。貪饗備物。而決性命之情。彼方謂養身之周。孟子都喚做不知養。謂不知所以養也。佛家謂因愛生憂。因憂生怖。欲斷生。死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此愛豈不悞事。而世人愛緣深重。直下要他斬斷亦難。卽念無念之法。只是一思。默默回照。今者妄身生於何處。身非委形。而有無形者存。則養非在備物。而在無物也。明矣。真人淡泊。獨與道俱。不愛之愛。不養之養也。思與知正相。閑。此。說。真。切。可。玩。又。按。本。文。思。字。本。只。就。不。若。桐。梓。處。淺。淺。提。喚。此。却。顯。出。金。針。訣。大。是。頰。上。三。毛。吳。無。

障說亦然。

人之於身章

上章說不知所以養。正爲此養小之失。養小內流品。甚夥。而統謂之飲食之人。忒狠矣。聖賢看世味中人。果是不直半文錢也。其實聖賢養大。亦不是稿情滅性的。兼愛兼養道理自合如此。稿情滅性。小乘之學。非聖賢所務也。但須得其所以養。則能得其所以兼。先儒云。世人喫飯。從春梁上過。我喫飯。從肚裏過。養小莫非養大。妙正在無有失耳。無失則口腹非尺寸

之膚。趙註所云。亦以懷其道德也。形神無二理。大小無二機。枯槁既不着。貪污亦不生。兼之妙。其若斯乎。貴賤大小渾說。不要填。貴賤與大小就字訓字。畧以等級分量言之。下只云養大養小。已丟却貴賤兩字不纏了。又于賤場師一點。則人賤之再點。文法甚錯。綜可愛。執着則拘。

註云。狼善顧。疾則不能。按說文。狼高前。廣後。善顧。其後。史稱司馬懿有狼顧之相。謂能轉頭視于背。後也。疾想是疾走。不能想如詩所稱。跋胡蹙尾者。

蓋以此物本能視背。而今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
喻。又養小失大之人。其躁競徇。正坐一疾字。記
云。豹。廉。狼。貪。夫惟其廉也。是以能忍飢。霧中而成
文。于七日。狼則貪。貪則疾。疾則跋。胡。彘。尾。所自來
焉。是養小之鑒也。埤雅又云。狼性貪暴。爭食以養
口體。而常以害其身。害身之說。不知何所指。然如
此。則誠可謂疾矣。狼疾猶言狼的病痛。是活字。不
必以善顧不能顧言也。於章旨亦貼切。備攷。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飲食之人。以
饑渴害心者。也。故曰小人。若夫大人。養其心者。靈光
湛然。百骸從令。卽饑食渴飲。都是飲食之正。故曰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節議論極妙。
不然。定有以稿情滅性爲大人者也。
末節或作設言。以決其必失意。亦好。但味忒短些。
不如前說之宏。

鈞是人也。章
通章重一思字。先立乎其大。思是也。這思不是臨時
卜度的。玩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二語可見思。

是合下靈光。非物來而後擬也。故曰先立立者卓然。精明之謂也。細會之。只是非禮勿視聽的道理。章內有新舊二說。各有短長。舊說解從大小體極纏。謂小體從大體。大體從小體。以後葛藤。都緣此起。新說作兩開。謂從者我從之也。趨向奉承之意。從其大體。是我從其大體。憑他為主。不敢干焉。從其小體。是我從其小體。憑他為主。不敢制焉。極伶俐當矣。舊說耳目之官句。起至不思則不得也句。止說小體大體。此天之所與我者。雙承小大體。先立句以下。說從其大體爲大人。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也。參互交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三句。便見耳目非心不能自主。心之官則思三句。言頃刻心失其權。便物交而引於物。不思則不得正其物。交而引於物之事也。引非徒引耳目。直引心。卽下文所謂奪。得非徒心得。并耳目皆得。此處看得合一。下文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便透徹省力。此說良是。但看引字得字。理雖融通。詞竟拖帶。論語瓜位置分數。還有乘除不可侵也。此天之所與我者。雙承中。又必提起大體作

主終絆手脚。新說則謂問是兩開。答亦是兩開。耳目之官句起。至則引之而已矣。說從其小體爲小人心。之官句起。至此爲大人而已矣。說從其大體爲大人。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兩而已矣。可見引字。只是引耳目。引耳去聽。引目去視也。得字只是心得。其職。蓋官不事事。則不稱職矣。此天之所與我者。此字指心。說又伶俐。但欲截作兩段。覺割製。愚意本節文勢頓跌甚明。果是至不得也。句畧頓一頓。但不要如舊說之分截。引字得字。則依新說作引耳目。勿牽連。心作心得其職。勿牽連耳目。爲是。蓋耳目被引去。視聽。則心之被引。不消說的心。得其職。則耳目之并得其職。亦不消說的。語脈自有位置分數。切忌拖帶也。看來此段六句。總是說個思字。要緊。下接云。此天之所與我者。此字。項思字。說下極清楚。極响亮。若如舊說。雙承小大體。則不清楚。响亮矣。新說指心。彼原截自心官以下。作一樞。割裂全節。作兩樞也。亦未妥。先立二句。前已提破了。不贅。和合新舊說。頗費折衷。觀者詳之。

袁七澤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夫當耳聽物目
視物之際。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關於心。耶。心之官則
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
無關於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這重公案。拈出大妙。
楊復所曰。心天君也。無聲無臭。而能宰攝衆形。耳目
之視聽。莫非心也。而以為有小體大體之分者。蓋為
未能先立其大者言。若能先立其大。則耳目正是大
體。所謂形色天性是也。形色便是天性。目視耳聽。便
是心思。更無兩物。衆人之物交而引。與聖人之過化
存神一也。大者立則為過化存神。大者不立則為物
交而引。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此屬天機之自然。心不
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天機自
合如此。孔子在齊聞韶。則三月不知肉味。亦與吾人
一般。只為孔子先立其大。若在衆人。未免物交而引。
此事在人識取。更無餘法。且如衆人與聖人共飲食。
聖人口口飲食。都是養其大體。衆人口口飲食。都是
養其小體。以聖人識取其大。而大者先立也。故曰所
以考其善不善者。於已取之而已。立非矜持把握之

謂也。這重公案翻出又極妙。知此則知思的消息。立的消息矣。崔後渠曰：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強制。則釋氏之悟空，把兩端來塞住了。個中消息，又正好尋覓也。

漢疏物交物句，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失已兩字妙。且不以已失為已失，是本節句句喫力，無一字可挨泛。此天之所與我者，一句尤鄭重朗讀一過。堂堂皇皇大的血脈精神現此矣。是性善極好註脚。

陸象山一生只是先立乎其大者，或譏其此個外別無伎倆。象山曰：誠然，象山有此伎倆，正自不少。

有天爵者，章句而論之，則曰：善也。善也，則曰：爵也。玩本章文勢趨末，似宜重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二句。季世人情，不可以理欲繩。要字亦且怨他，但得其脩而勿棄，斯可矣。故曰：則惑之甚者也。無限怪歎語，意全倒在這邊。而嚇以終亦必亡。正惟理欲之不及，繩者可以得失動也。言為人爵計，天爵亦不可以一日不修。此係孟子不得已委曲喚人之詞。

天爵二字是創談。想從維皇寵綏處化來。天爵一也。古則只管自家修。而人爵從之。今則假這個修の色。目以要人爵。蓋同一鄉舉里選之典。而淳澆真偽迥不同矣。吁。如此修。那得不棄。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八字連珠。看詩所云。有物有則。好是懿德者也。仁義括盡性理。忠信就仁義之真寔。處言之。非有二也。合而名之。則曰善。中有一段活潑冲融的意思。則曰樂善不倦。樂趣也。在樂內非有進步。總是天生合下帶來的。皆屬先天。非緣情想如齊王之不忍一牛。今人惻隱。孺子入井。此際生趣。真如鳶飛魚躍一般。豈不是樂善不倦。

徐岩泉曰。總棄天爵。則所爲不在天理上。有損於民。無補於君。能保祿位者。幾人。終亦必亡。此自寔理寔事。非故作惡而爲是言。

欲貴者章

談良貴。全在末節吐暢。說幾分岩岩氣象。何妨。今說者。都作假。涵養謂兩不願。只是內足無求之意。不要帶輕忽的話頭。愚謂內重外輕。道理合得如此。拚不

在心裏、便丟不在眼裏、只是更不要作彼此較量小
家語耳、令聞廣譽、與噉名又無干、說者又苦苦避忌
周折、反不吐暢何哉、

飽乎仁義一句、揭良貴理已盡、令聞廣譽施於身、包
在飽乎仁義一句內、不可兩撇開說、其抽添播弄、本
文神情具足、并不可割製扭捏、何謂飽、上文樂善不
倦是也、連下令聞廣譽、本來受用上、天賦予原自不
貧、君子特完而葆之耳、故謂之良貴、聞譽說施身、正
貼已字意、人之膏梁、人之文繡、人字正以形貴於已
已字、所以不願、所以字甚喫力、從上句討出、化書所
謂貧有所倚、退有所恃者也、

仁勝不仁章

此章指點極真切、把今之爲仁者一段情弊、搜來道
破、更容何處推諉、快絕、人心只有一仁、更無不仁、勝
之一言、還是隨順世情、指點語、理欲關頭、大分如此、
而今之爲仁者、悠悠汎汎、却似以些小塞責、不則亦
嘗試之而已、謂之不勝、正是他推諉的口實、他何嘗
有心爲仁、故直罵以與於不仁之甚、甚幫助也、言不

仁本無這等氣焰而汝却去幫助他如舉桔槔者那一頭本低汝故揭之使高恨甚之詞終亦必亡理根都打斷了可憐可憐言外要得哀憫意勿徒作據理判斷扯淡也
初問云仁與不仁只是一個念頭仁翻轉便不仁矣非兩者對待也仁勝不仁直是要勝他使他不超他便不得起要勝二字有眼不妨頰上三毛

五穀者章

袁了凡曰此不是取蕘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夏雲渠曰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以比蕘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張侗初曰熟處難言只在日至之時凡培植灌溉可用力處還是人功若到日至便屬天然矣此仁之妙境也

羿之教人射章

此章舊以法不可廢說自正當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心靈無限說者各拈一機姚承庵作崇正學說謂吾道如射之彀匠之

規矩天下莫能外也。意亦高。李南黎謂此篇俱是論性。此章卽用性意總結。毅者百步命中。皆由此出。規矩者千樣萬式。皆由此出。吾性猶是。故以爲比焉。尤妙。近鄭申甫則又謂毅弓滿也。滿毅而後能及遠。不然不中的矣。志卽志于學之志。精專期赴。不自限足之意。學者發軔便當以極等事爲期。赴孟子開口便道堯舜學必學孔子志毅之說也。規所以爲員也。矩所以爲方也。不由規矩何以做得方員。堯舜之聖如何做得孟子性善仁義孝弟。所以爲堯舜之矩之說也。上下節作相連看。於志字以字較有參尋。可繹也。又李卓吾張侗初謂本文說個學者。明是說學爲聖人之道者。何謂是學射學匠。上一句是引起語。下一句是實話。亦一見。附參。

任人有問章

講錄云。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偏在一邊了。故見食色重。孟子是取食色之重者。與與禮之重者而比之。兩下都平了。故見得禮爲尤重。蔡虛齋曰。不以禮食則得食。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之類、不親迎則不得妻、謂其家貧不能具六禮之類、朱子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梁無知曰、觀上面兩個禮重、胸中儘井井、但被任人設難、一時不能對他、蓋能了了於心、未能了了於口也、非謂其真疑食色之重也、下云於答是也、何有、亦指在答上、
鄭申甫曰、禮與食色本不待較、以大分言也、本與本揣末與末齊也、若任人之論、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說也、方寸之木之高於岑樓、固其宜也、吾人所以較禮與食色者、豈若是之謂哉、金重於羽者、豈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二節總一意、而一正一反言之、言如是較、則失其平、欲得其平、不可如是較也、必欲如是較、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將率人至於滅禮、是相有無之勢、非止相輕重之勢也、奚翅食重、奚翅色重、重不足以言之矣、如不以一輕一重較、而以並輕並重較、則大分見、以紵兄臂對饑歔、以樓處子對不得妻、就兩重較也、而禮得其常伸之

分矣。何難於答是乎。

鉤帶鉤也。所以束帶者。金為之。傳稱管仲射小白

中鉤。即此鉤。

顧涇陽曰。禮與食色無有二也。食者禮之著於養人者也。色者禮之著於生人者也。岐而二之。皆非也。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食色亦重。否則輕。夫滅性廢倫。猶借之乎禮也。數語徹甚。本文較禮於食色。而究其論禮。則俱在食色上論。義可見矣。盧未人曰。食色以禮為重。輕不與禮相為重。輕至言哉。

曹交章

此章議論宜淺不宜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通章骨子。語極直截。輕省。切忌拖帶。其以徐行標之。尤顯。李南黎所謂從後長一點真心流出。不假安排者也。服服言言行。義與徐行同。乃跟上孝弟而致叮嚀之詞。孝弟之人。橫來豎去。莫非堯舜。源頭合。則件件合。源頭差。則件件差也。是堯是桀。兩而已矣。正與孝弟而已矣。應知字極喫緊。外知而言為。便是盲修瞎做了。然在孟子口中。亦只是輕拈活弄。聖賢道理。

融液。知行合一。說來自如此。而於以示人。則早是授了金針訣也。曹交可見所問極有根器。勿貶爲是。楊復所曰。孟子一生道性善。稱堯舜。是其大宗旨。曹交一問。深契其衷。故喜之特甚。說得極簡極易。以振動之。又就他來見時。執禮謙恭。徐行後長處。說卽此便是孝弟。卽此便是堯舜。不必他有作爲。而堯舜之道。在曹交已能爲之矣。曹交見孟子指點得他一身輕快。所以輕心就學。而願假館受業。孟子却欲乘機以速其悟。說道此道原無等待。原不必向人求索。明白現前。至易至簡。自身便是師。適間教汝徐行者。是師否。如何舍却自身之師。而師受業哉。孟子平生指點學人。更無如此直截親切者。蓋曹交天資之美。過訪之誠。發問之大有以得之。今解者似以曹交作個痴人。不知九尺四寸之言。乃彼丈夫我丈夫之意。正其刻厲真切處也。且自曹至鄒。未有館舍。假館受業。亦何不是。人徒見孟子有服堯言堯行堯之語。而過猜其衣冠言動之不循理。亦冤矣。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曰然。須知曹交不是泛然問。

孟子不是泛然答。

曹交原不在形體上求聖。其從十尺九尺處說來者。只云形類湯文。空負九尺四寸軀也。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愧得熱惱得荒了。故孟子慰之以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卽下夫人豈以弗勝爲患哉。二句意是字。指弗勝之患。舊解錯甚。無力人。有力人。全在一念委靡奮發上見。以勇怯之無常。徵用力之在我。意員機活。執着便痴。

曲禮云。庶人之贄。匹謂鷺也。子本作鳴。省作匹。

陸象山云。聖人教人。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着工夫。愚意上面着工夫五字。不言可也。言之又增一周折矣。尹和靖曰。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盡。說理極精。然照爾時覲面機鋒。却有些不肖。爾時正說歸實地。言汝勿看堯舜之道大遠了。只此孝弟而已矣。欲爲堯舜。但爲孝弟。此

外。別。無。剩。法。鄭。申。甫。曰。世。上。多。有。孝。弟。之。人。而。未。見。能。爲。堯。舜。且。如。衣。服。言。動。若。無。個。本。領。亦。祇。聲。貌。之。似。其。去。真。堯。舜。益。遠。矣。近。岳。養。微。先。生。說。得。好。一。黍。真。精。却。在。末。節。豈。難。知。哉。一。個。知。字。却。從。孝。弟。轉。上。良。知。去。處。恍。見。真。性。面。目。而。吾。心。真。堯。舜。在。是。矣。此。說。自。好。但。係。談。理。家。提。唱。孟。子。誘。曹。交。正。無。此。披。剝。也。所。翻。服。言。行。之。案。亦。與。象。山。見。同。此。爲。逐。外。驚。末。者。防。與。本。旨。絕。不。相。干。切。不。要。扯。着。

小弁章

三百篇怨者多矣。高子獨致譏乎小弁。以其處父子間而薄之也。不知孟子之所以取之。正以其爲父子。幽王廢嫡立庶。天性之恩絕。而危亡之禍成。爲之子者。能恻然乎。小弁之所以不得不怨也。亦涕泣乎兄。關弓者也。而必以凱風律之。宗社之變。與帷簿之羞。其親過之大小。豈得同哉。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疏字應上親親。大要卽恻字之意。上段得下段而愈明。末引舜之慕。爲怨字作証。見得有此慕。則不。

得。不。有。此。怨。怨。處。正。是。慕。處。是。孝。是。仁。而。高。子。者。理。
蔽。於。方。情。趨。於。愆。徒。欲。執。拘。理。以。束。至。情。不。亦。固。乎。
越。人。與。其。兄。所。射。總。射。有。人。於。此。之。人。而。已。則。係。
從。旁。勸。解。之。或。欲。把。兩。已。字。俱。作。被。射。之。人。看。謂。
小。弁。見。廢。於。其。父。如。弟。之。見。射。於。其。兄。終。覺。牽。強。
且。人。將。射。已。而。談。笑。當。之。於。理。全。欠。通。
註。云。礮。水。激。石。也。石。以。比。母。水。以。比。子。乃。水。怒。非。
石。怒。也。按。說。文。礮。石。激。水。也。照。文。義。看。來。較。註。還。
順。些。

宋。經。將。之。楚。章

徐。儻。弦。曰。挽。回。世。道。之。具。在。賢。者。而。所。寄。以。挽。回。世。
道。之。機。在。策。士。故。孟。子。特。倦。倦。於。宋。經。大。學。衍。義。曰。
戰。國。構。兵。之。禍。烈。矣。宋。經。欲。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
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
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
動。其。禍。又。有。甚。於。構。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
也。金。仁。山。曰。孟。子。尊。敬。宋。經。取。其。救。世。之。心。也。闢。其。
言。利。救。其。學。識。之。淺。也。夫。救。經。所。以。救。世。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

指大指也。敷演况譬其說雖詳，大指不過一字，號卽指也。大有倡召之義，指則隱約藏於胸，號則顯揭呼於世矣。

殃民非仁，過取非義，俗說以詮仁義亦得。雖然，以此而投於戰國之君，憂憂乎難哉。聖賢力量大，機權活，觀其所以告齊梁者，擒縱闔闢，別有妙手，區區殃民過取四個字，不足以言之也。且夫言利則悚之以亡，言仁義則歆之以王。孟子之剖利不利也詳矣，亦孰

謂其拚利不言者乎。仁義未嘗不利，雖腐談孟子殺活人竟必用此一亡一王，就是教宋惺以仁義說的話。本勿泥作談論看過。

三軍之士，卽頂三軍之師說，俱兼將卒。蒙引師指卒，士指將，性諦師兼將卒，士獨指卒，皆未妥。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又卽頂三軍之士說。戰國時兵與民尚未分，說個三軍之士，則國人亦大槩括其中矣。懷如懷德懷土等之懷，拳拳在心，若或據之也。懷利懷仁義以事之別，只在有所覲，無所覲之間，相接是活。

用字眼。故利與仁義皆云相接。但懷利相接。卽是交
征。蚰蜒蛇蝎。聚爲一區。互相吞噬也。懷仁義相接。則
實有血脈貫串在。祥診自不同矣。六
吳無障曰。上言臣懷利以事君子。弟懷利以事父兄。
下只合言君臣父子兄弟。懷利以相接。却又添出去
仁義何也。懷利相接處。那緊要全在去仁義。人心苟
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
之之一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後惟利是視。不
復知君父兄爲何物矣。必不可有爲去。必不可無爲
懷。全要說得去字醒。然後懷字十分精神。下節懷仁
義相接。巧處亦全在去利。此說挑剔有眼。又去利只
說去利。去仁義加一終字。有味。梁無知曰。利所本無
者也。仁義所固有者也。去本無者。去之而已。固有何
可去乎。蓋去猶望其復來。終去永無望矣。此鄭重之
辭。亦痛惜之語也。

按宋惺尹文子弟子也。作華山之冠以自表其道。
術以情欲寡淺爲內。以禁兵寢攻爲外。荀子述其
言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又曰。人之情欲寡。

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莊子所稱圖傲乎救世之士者也。而孟子敬呼以先生，其仁天下之心，有同焉爾矣。豈特年長之故哉。

孟子居鄒章

通章重不見儲子一邊。首節是敘事中書法。曰居鄒，曰處守，見季子不得之鄒也。曰處平陸，曰爲相，見儲子得之平陸也。不報者，不往見以答其禮也。後有見有不見，是終有報有不報矣。引書享多儀四句，而我以一言曰，爲其不成享也。舊說是釋書，而不見儲子之意，在言外。近說爲其不成享，與爲其爲相相應。明是說儲子了。又惟不役志於享一句，書自釋其曰不享。意已明徹，不消再釋也。儀字舊作禮，意說卽下志字。儲子與季子均以幣交，而季子欲來不得來，則寔意已致。儲子得來而不來，則虛文無益。此其別也。近鄭申甫謂儀與物何辨，如今幣交物也。親來致幣，與遣人致幣，是其將物之儀也。書曰享多儀，是指此行

禮進退揖讓之儀。享貴多儀。若物多儀。簡是爲儀。不及物。曰不享。蓋以不役志於享。故簡於儀。惟簡於儀。則雖有物以享。與不享同。舊解禮意。意字乃從此志字生來。然志字乃儀之本。不可以儀作志字看。儲子物非少也。而不親致。簡於儀矣。是不役志於享矣。爲其爲相之間。專指儲子。孟子爲不成享之答。亦專指儲子。然均是幣交。均是不親致。而一成享。一不成享。此或人之所以疑而問也。故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曉之季子。儲子物同儀亦同。以所處之地。而別其成享與不成享。季子之儀。只合得如此。非簡也。儲子烏得與之相例論哉。連得間矣。喜其請教。有地有端也。不是捉得破綻。爲其爲相與。此故設爲問詞。非實話。姚元素謂爲相。乃執國權。君子避遠權勢。所不輕見。故以爲問。亦是周旋語。齊之君臣。挾貴傲賢。王以召臨。已不能就見矣。儲子又復敢爾。孟子故以不見拆之。不成享三字。直恁槍白快哉。

先名實者章

通章重仁賢二字。而賢又歸重在一個仁。千古無遺。世之聖賢。自爲卽爲人之蘊。爲人卽自爲之。施人已兼成。所謂仁也。初非截然兩事。安得分爲二途。必如髡之截然。以先後名實分之。則爲人特管宴之事。功而自爲。乃沮桀之行徑矣。夷尹惠仁人也。而行趨不同。夷似一於自爲。尹與惠似一於爲大。惠之功業遠不及尹。則其爲人之名寔。亦有大晦顯焉。倘若以名寔未加爲非仁。則夷惠一無所見。而尹當浮沉五就之間。何碌碌也。雖後來功敝天壤。而有以謝湯。無以謝桀。恐亦無以逃于無益人國。而爲其事。無其功之誦也。不知功之所成。在於用。籠黃鵠而責其無千仞之翼。絆良驥而繩其無千里之材。不亦寃乎。孟子名實未加于齊。祇緣不用。故去。反之。此心人已。兩無媿也。彼所謂仁人君子者。也。孔子去魯之事。可以觀矣。士君子到不用時。類皆迹不足以暴心。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也。而一段委曲周至。仁亦露其一班。夫衆人烏乎識之。自髡肆譏。三折意。只一線。首日名寔。

未加。再曰無益於國。三曰爲事無功。中間被孟子大議論打斷。婉轉關生。竟以無功詆焉。孟子終不欲自暴。屢托古人以見意。章內數不用字。是關目。君子亦仁而已矣。仁之乘用也。易知其藏於不用也。難見。故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仁固衆人之所以不識也。

名實二字相連。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聲譽由事功而著。而有所事功者。必有聲譽。只渾淪合看。不要拆開。

柳毅齋曰。夷尹惠三子之仁。照名寔未加。看不論名實之著不著。均之萬物一體之心。

尹五就桀。是就湯以後事。旣爲湯出了。便當以湯之心爲心。就桀者。湯使之就。望桀改過而遷善也。孫武子遂謂湯遣尹爲間於桀。誣聖甚矣。

爲政相也。爲臣庶官也。魯削未必寔錄。孟子却置不辨。只以大意發明用賢之益。削何可得。削字泛論。不粘魯事。彼此所引。各以伸其意而已。非喋喋翻鬼錄也。又髡云。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是弄乖話。髡原不以無益爲賢。觀下文可見。若是乎三字。多少。

輕薄蓋譏儒術之疎而盛名之下爲難副也。

說苑公儀子相魯池淵不稅蒙山不賦苛令不布
曰吾已閉心何閉於門史記又稱其嗜魚而卻餽
不受食茹美拔其園葵棄之見其家織布好疾棄
其家婦燔其機不欲與下民爭利也相業必有可
觀又子思未嘗臣魯繆此皆附會之說不足據

謳歌本一類說文咏詩曰歌而謳則似加以曲折善
哭變俗只是人化之而篤於夫婦之倫謂變而皆善
哭却板話

淇衛水名河西卽衛地衛在河之西故云河西高
唐西邑名本是齊右却別云齊右者由高唐一帶
言之也華周杞梁齊大夫同戰歿於莒周妻無攷
梁妻則傳載其貞而知禮枕夫尸城下哭動路人
人莫不揮淚十日城爲之崩辭莊公之郊弔公詣
其室成禮乃去自以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內無
所依以見誠外無所倚以立節赴淄水歿說苑則
兼言二妻但事不備詳只槩言其城施隅崩焉
引孔子事着不用二字此孟子微詞也魯人爲肉爲

無禮之議。正甚愜孔子微罪之心。孔子固不欲使人知也。人亦不能知。孟子去齊。一腔委曲。與去魯類。亦安在使髡必知之乎。三蒙譏而不顯解。宛然孔子家法。
夏古汭曰。不稅冕而行。不遽稅也。卽遲遲吾行意。莫錯認作急遽。
微罪二句。舊說爲長。罪屬君相。微對顯看。隱晦之義也。以女樂去。則君相罪彰。以膳肉去。則君相受女樂之罪隱矣。不欲爲苟去。與上句意相足。蓋是時孔子雖不以女樂去。而畢竟欲去。倘於去之時。不託一名目。漫然以行人。必追論其去之之因而君相之罪亦反。以明事理相因。慮必萬全。不是上一句以全君全相。下一句亦以全已之去就。作兩層也。時說或改上句謂微罪。是孔子擔個自家不是。蓋膳肉不至而遂行。似欠忠厚。卽所謂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者也。或改下可謂不苟去。只是不於受女樂時恣然去。總是不悻悻以揚君相之失便了。命意皆好。但舊說已自妥。照文義看來。亦暢亦婉。不必翻也。

五霸者章

此章文勢趨末一節重一節。蓋爲今之諸侯大夫而發。而責大夫意尤重。或欲提五霸作主。謂無王之罪。五霸寔始奸之。此今諸侯大夫所以敢恣肆而濫觴也。非正旨。詳之自見。

七篇中專論王霸以德以力之辨。皞皞歡虞之分。抉之細矣。而無王一案。未經道及。此案竟不可少。故此章及之。識力甚高。許多霸圖。只用一句。搜諸侯以伐諸侯。斷盡。此孟子之長於春秋也。

自天子至移之。總言王章炳赫。威福之權。出自天子。諸侯罔敢專焉。緊接是故二句。以立罪五霸之案。大意止此。若瑣瑣分截。某爲巡狩。某爲述職。某爲賞罰。某爲征伐。而賞罰只伴說。意歸重於征伐。亦渙散不警策矣。討而不伐。天子出命聲其罪。命方伯連帥伐之。不親伐也。討字從言。出命之義。伐字從戈。乃方伯連帥躬秉斧鉞奉命以從事焉。若致討之命。則固聲之乎天子矣。非諸侯所敢干也。方伯連帥一也。無事爲一方伯。有事爲三軍帥。連者挾與國而偕也。五霸

之。搜。諸。侯。伐。諸。侯。正。竊。連。帥。之。意。而。未。嘗。承。有。天。子。之。命。是。以。討。自。專。而。天。子。自。爲。也。無。王。莫。甚。焉。這。一。句。要。緊。緊。與。上。二。句。相。照。罪。案。便。昭。據。律。讞。決。可。謂。平。允。

省。耕。二。句。綴。於。巡。狩。述。職。之。下。註。分。入。疆。段。應。巡。狩。不。朝。段。應。述。職。此。二。句。遂。無。所。屬。今。細。玩。上。文。語。氣。則。此。二。句。與。巡。狩。述。職。原。是。一。套。事。而。下。入。疆。必。首。察。其。土。田。聯。接。亦。甚。有。情。先。王。衆。建。侯。國。總。以。爲。民。巡。以。此。巡。述。以。此。述。而。威。福。行。於。其。間。討。伐。所。由。來。也。可。作。贅。剩。語。草。草。帶。過。乎。

五。禁。皆。天。子。之。禁。桓。公。特。修。明。之。而。已。非。創。禁。也。此。是。桓。公。創。霸。第。一。勝。着。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其。禁。首。綱。常。次。旌。別。次。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極。是。鄭。重。而。囑。以。言。歸。於。好。還。可。見。其。正。大。心。腸。時。說。謂。圖。霸。須。用。兵。用。兵。須。有。名。有。名。莫。大。於。伐。逆。命。之。國。故。先。申。天。子。禁。爲。後。日。用。兵。張。本。此。以。論。晉。文。以。下。人。則。可。以。論。桓。公。恐。多。一。層。意。

周禮天官玉府職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槃敦

皆器名。槃盛牛耳，敦盛血，蓋割牛耳取血，軟之以盟也。司盟之官北面讀誓書，告神，傳敦血，授當軟者，既軟，乃坎其牲，加誓書於牲上埋之。若有違背，欲神降殃咎，如此牲，時桓恃其威德，故但束縛牲而不殺，但於牲上加叱五命之書，不用軟血。無易樹子，重一樹字，樹立也。兼當立已立二義。傳曰：立子以貴，不以長，謂嫡也。立嫡以長，不以賢，謂均爲嫡子，必以長也。所以塞愛憎，杜篡亂也。是其爲當立者乎。當立而立之，則又已告於天子矣。安可以擅易。桓不能用，是以五公子爭立，而尸出於戶也。嗚呼！正修缺而內嬖多，不夫不父不子，初命之禁，桓首犯之矣。霸業頓灰，淒涼萬古，傷哉！彰德雙承尊育，育非教育，卽在職而忠信重祿之類。或作教育說，亦不妨，但不要低昂賢才，謂使人知才不及德，是所以顯有德，却費周折了也。賓旅二項，卿大夫爲賓，庶人爲旅。世官恐爵及惡德，又春秋譏世卿，其害有至于耦國易祚者。此周道親親尊尊之弊，不可以不更也。官事無攝，極識機宜，侵與曠皆自攝。

生。勿因孔子非儉之言。誤國家大體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殺之已非得已。而可專乎。其立也。請於天子。則其殺也。亦必請於天子。曲防有二項。防以蓄水。亦以障水。旱則蓄之。使不得出。澇則障之。使不得入。而鄰有嗟竭澤苦涸天者矣。曲者多方設法之意也。記稱桓公塞九河爲一河。春秋緯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此其貽害直在百世。是此禁桓又犯之也。遏糴卽今之閉糴。管子輕重篇嘗教桓以式璧聘新成困京者。二家勸民藏穀懼穀之流於諸侯也。是陰行遏糴之實。而諱其名者也。封亦有二項。一封國諸侯也。一封邑大夫也。今未知桓之遷邢封衛滅遂。果告於天子否也。歸好好字。如今人言學好之好。以上句義易解者。不贅。犯五禁緊緊與上文相呼應。方見其罪。這便是惡了。而其臣方且逢之。百般挑撥。未見意而表異。未見欲而彫琢。貽害不亦深乎。夫長君之臣。異慝阿奉。彼所謂容容者也。匡救則不能挑引。亦何敢乎。雖然。今且功之矣。何罪焉。良臣民賊。合下數章。觀之。尤快大要。

指富强諸人言也。

魯欲使慎子章

重一仁字。仁之所行則爲道。道不與仁平。殃民非仁。違制過取亦非仁。重殃民上。過取不與殃民平。俗說當道承過取。應上勝齊不可。志仁承殺人。應上殃民。不知孟子云。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是以過取爲非仁也。中間申明王制。乃因慎子不滿。不可之言而釋之。口氣抑揚。總重殃民。故曰。况於殺人以求之乎。一將功成萬骨枯。仁人不忍聞也。當道志仁二句。一申趕到底。以道與仁平提者。不是。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卽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之說。時魯因齊湣王之亂。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係乘危利險。倉卒興謀。孟子云。不教民。亦據事論事之詞。非謂魯有教練之師。便可以戰也。

典禮也。籍方冊也。諸侯典禮如祭祀會同之類。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云宗廟之典籍。註故以祭祀會同常制釋之。非以宗廟爲祭祀而帶言及會同也。或曰宗廟猶云先君。

周公爲方百里太公亦爲方百里亦字妙便見有此不可益彼不可損意一字掩映精神炯然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當道志仁本是一團的而曰氣自務引其君起直貫至而已止亦沒有轉拆頓跌作一句讀纔像謂務要引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此心所向純全一個天理纔了得帳蓋孟子此語全以浩氣行之不似時文費許多打疊也引字雖帶婉曲然亦不宜太說軟致以傷題神玩志於仁一於字口氣趨下垂重志仁徒云當道志仁便兩提硬煞矣

今之事君者章

此章專罪人臣闢與充一串盡地力則有財也約與戰一串合與國之力則可以決勝也看我能等語何等利。鬻。撩。牙。自。以。爲。取。天。下。之。策。在。此。矣。所。謂。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者。也。不。知。此。等。經。營。如。毒。藥。猛。獸。賊。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卽。與。天。下。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也。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未。節。極。痛。快。激。切。見。欲。圖。大。業。

必須變今。富強之俗始得。鄉道志仁。是一天下之本也。而今之事君者不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口氣似與上慎子章相因而發。可合看。理財治兵。國家大事。君若鄉道志仁。此事正須講究。在孟子之言。自有斟酌。由今道。卽是無變今俗。行爲道。習以成風。爲俗。其寔一也。

二十取一章

此章與闢許行同意。重無君子上。引貉言城郭等項。而下則歸之人倫。君子末又專歸之君子。言人倫則該得城郭等項。言君子則該得人倫。蓋君子者。維持此人倫者也。首云萬室之邑。一人陶則可乎。後云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可知萬室一陶。是喻孤君。孤君不足以治一國。故先王設官分職。祿於是乎。制馬而中土。物力沃饒。不比於貉之裔。壤用以酌取。畫爲什一。中正之規。重病民。輕病國。中國之治誠不可以貉之道治也。書曰。成賦中邦。中邦者。中國也。孟子通達國體。故其闢並耕也。以君闢二十取一也。以君子。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此無字。只頂上無百官有司無字說來。遂痛言其不可以爲國。見君子斷不可無。而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遂以貉桀接言。承上起下。語脈甚明。

末節用桀伴說。可謂滴水不漏。李卓吾曰。無此二語。反爲富桀者。口寔矣。時說謂賦輕。則將轉而加重。又太深文。却多一層意。惟鄭申甫謂圭欲輕賦。其寔欲行桑孔商賈術。蓋其嗇儉貿易。居積致富。沾沾自喜。欲以其術施之於國。所云二十取一。亦如桑孔云。術不加賦。而國用足也。不知害反甚於加賦。堯舜什一之法。蓋酌量於多寡之間。爲經久可常之道。如何易得。古今惟文景三十稅一。亦自富饒。然惟文景可耳。武帝三十稅一。未嘗有加。而均輸之害。天下騷然。此以知圭之術行。必貉桀共一途也。孟子貉桀之論。不爲無意。此說較好。可從。

愚按東西漢均是三十稅一。光武詔云。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三十稅一。漢家常之制也。不知當時國

用何以能足知白圭心計之臣。又可少乎哉。

丹之治水章

此可以見萬世治河之策。亦可以見萬世河害之源。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圭只是以隄壅之而已。此鯨故智也。鯨當堯時。天下一家。此壅彼濫。竟無注處。益鼓洪水之災。罪是用見。而圭當戰國時。綉錯區分。壅之出境。使不內入。卽私謂便宜。沾沾自見。德焉不知。以隄壅水。其爲逆也多矣。隣亦何辜。而代承其壅乎。水逆行。謂之洚水。就爾時壅水言之。洚水

者洪水也。則把古來水害相比例。以見其毒。此語乍看似深文。然自戰國互相壅激。神禹所疏。填闕無存。漢武以來。日治日決。迄今無安流。視洪水之害。爭幾何也。仁人所惡。應不爲一時矣。然幸有孟子之言。明詔後世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路也。天地脈絡。陰陽關會。水所必由之路也。由道則歸海。故曰。禹以四海爲壑。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方制湍流。廣營高。听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以小妨大。以利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難。弭。

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順其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最下者與之爭愚以為治河之三策也

君子不亮章

朱子謂說文無亮字故借諒字釋之曰亮信也與諒同蓋如直諒之諒是好字面易所云貞固足以幹事者也先儒多謂諒是不好字面如匹夫匹婦之為諒君子貞而不諒諒小信也不亮即不諒張橫渠曰惡字去聲讀言君子不為小信惡其執一而不通也李湘洲曰君子不為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之意也然皆異註不可從按漢疏云亮信也言亮不言信者亮之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指個明字極可會而書舜典有亮采之文義本訓明則徑以明釋之尤好疑問云亮乃明亮之亮心體上明明白白然後可以固執不渝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此說破的舜典有現據而朱子云古無亮字豈偶未之考乎

魯欲使樂正子章

鄭申甫曰爲政是舉一國之政聽其秉理乃國之大
臣也強以力量言用之擔當知慮以明慧言用之籌
畧多聞識以博覽言用之參稽成典然皆一人之才
或此長彼短好善則不必能不必不能但兼收而並
用之則皆我之能故好善爲優優者包舉有餘之意
在下輕千里來告上見此句渾含且漫說破訑訑節
一反尤痛快訑訑摹其狀予已知之矣乃摹訑訑者
之言言於天下事理我都曉得了卽以強智多聞自
炫露意彼亦何嘗明言距人然人睹此容貌接此聲
音已暗裏縮卷沉吟其氣已陰折逆距人於千里之
外令其裹足而不前矣正士退則壬士進有過不聞
好勝自賢理亂之幾決在於此

袁七澤曰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強智多聞
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莊忠
甫曰好善之人非必盡無強知多聞也強智多聞歛
之而不露也有師曠之聰方能借衆耳以決清濁有
離朱之明方能借衆目以別玄黃使聾瞽之夫而倚
人爲耳目惑滋甚矣二說可合看顏壯其曰正子不

以強知多聞著。非正子之不足。乃正子之善下。相臣
貴量不貴才。君之所以擇相。相之所以事君。俱可知
矣。而不謂正子之不足。而謂其善下。則其所以事君
舊說。訑訑予已知之矣。作人言。猶史稱司馬昭之心。
路人知之者。蓋言其訑訑有素也。今人致不滿之詞。
亦云他做人是怎麼模樣。我豈不曉得。似於文義較
順。

古之君子章

此章有二說。或謂陳子疑君子之難仕。而孟子以君
子之去就員融告之。所就三。不拘一途以就也。所去
三。不繫一途以去也。如下所列。委曲俱見。或謂陳子
疑當時之不可仕。而孟子以君子之去就明白告之。
雖言委曲。而方正寔寓其中。蓋行道之心。形迹所不
必拘。不屈之志。生歿所不可易。卽至於免歿。亦所謂
存其身以有待也。看而已矣。三字何等限制。孟子嘗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章所論卽
此意。

三者物所小滿之數也。凡不一之詞。皆曰三。不必泥

是三件。所數去就。首一項以道爲去就。次一項以禮爲去就。末節全是去。全無就了。故周之不日可就而日可受。這一項難筭做就。是知就三之三。不是一二三也。其次其下。亦就所遇之不同說。非論人品高下也。

迎之只是接遇。非郊迎。致敬以有禮。一串看中。着一以字。敬在心。而禮則其文也。言將言字發語辭。或作君有言以許其行。陋矣。禮貌相連字。猶言禮文。漢疏禮指敬貌。指和謂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却太分析。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卽上所云行其言。又不能從其言也。與行其言之言不同。上言字。卽敷陳王道。如孟子所以告齊梁者。行其言。卽爲行其道矣。此乃因事納誨之言耳。悔過意重。惟其能悔。故可受。然受曰亦可。豈得已也哉。

舜發於畎畝章

本章叠叠說去。束以憂患安樂二語。詮叙極明。可無側拈別解。然細玩大意。似當以夫任節爲主。聖賢之興多貧賤。非必生而卽有有國之榮也。中人又非所

以自處。且人恒過節。亦只是反覆申明上節動忍憎益之意。人字該得甚廣。不必單指中人。章內心性字極緊。大任節又當以此爲主。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相之別也。發者奮自己。舉者拔自人。

按傅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貧伐築供食。韓非子云。傳說轉鬻。註云。轉次而傭。故曰鬻。今傅岩有聖人窟。卽說隱處也。拾遺記云。說賃爲赭衣。春於深岩。以自給。夢乘雪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殷以玉帛聘爲阿衡。而高宗舉之。亦以夢帝賚良粥。形求惟肖。異哉。文粹馮用之權論云。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皂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弗愜。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殷人尚鬼。太土因之。此論不虛也。又觀象賦云。傳說登天而乘尾。註云。傳說一星。在尾後。莊子云。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

騎箕尾。而比于列星。然則說果自帝側來乎。不然。何以託精于星也。築岩之事。紀載甚昭。此言版築。蓋有所本。版。牆版也。築。杵也。楊升庵謂說築。傳岩如卜築之築。孟子此言亦誤。勇于翻案也哉。膠鬲鬻販魚鹽。文主舉之以事紂。武王克紂。鬲復歸周。事紂之役。大似尹之就桀。呂氏春秋謂文王沒。武王立。使叔且就膠鬲。而與之盟。說不經。又謂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告之期。將以甲子至于殷郊。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謂鬲已以甲子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鬲不信也。吾疾行。以救鬲之歿也。鬲爲文武所重如此。士。刑官也。臯陶爲士。一証。蓋指其請囚事也。仲亦曰。臣無忘其在檻車。坎壈極矣。孫叔敖名饒。敖其字。薦賈之子也。幼殺枝。首蛇。有陰德。爲相。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憂國忘私。乘馬三年。不別牝牡。歿齒無分銖之蓄。破玉缺。不以財寶遺子孫。身歿。子貧。負

薪。豫。戒。其。子。請。封。寢。丘。無。受。地。利。三。爲。相。不。榮。三。
去。相。不。憂。莊。子。書。肩。吾。所。問。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者。相。業。所。著。莫。大。于。收。九。澤。之。利。以。愍。潤。國。家。傅。
稱。其。激。沮。水。作。雲。夢。大。澤。池。焉。虞。丘。子。薦。之。謂。秀。
羸。而。多。能。其。性。無。欲。知。人。哉。初。莊。王。罷。朝。而。宴。樊。
姬。問。之。曰。與。賢。相。語。不。知。其。晚。也。姬。曰。賢。相。爲。誰。
曰。虞。丘。子。姬。掩。笑。曰。爲。相。數。十。年。未。聞。進。一。賢。安。
得。爲。賢。遂。薦。叔。敖。敖。前。與。沈。尹。莖。爲。友。游。郢。三。年。
聲。聞。不。加。尹。莖。勸。之。歸。耕。自。放。寂。寞。之。濱。此。其。時。
也。

百里奚飯牛事前已辨之爵祿不入其心故飯牛
而牛肥詩曰大隱隱市朝如奚者吾謂之市隱焉
君相大福也聖賢不以爲大福而以爲大任是何等
心眼張侗初曰天下大擔子都是天生個人來擔當
人須要看得自己大凡窮厄不能困者皆其富貴不
能搖者也若困厄時不能自持卽富貴當身有何幹
濟天正以此生歟關陶鑄人要人自立聖賢承之便
造許多心性事業出來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寧

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卽此便是增益其所不能。數語快甚。本文必先字與所以字相應。而所以字又屬聖賢，不屬天。謂天如此困聖賢，乃聖賢之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所以增益也。此處聖賢正自有磨鍊。在徐倣弦曰：無志人受天磨難便倒。有志人受天磨難益奮。此所以動忍增益之義也。若謂天之困之所以動之忍之增益之，則聖賢太領直矣。心性舊解破痴，侗初說極瑩了。凡亦云：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當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睿智愈通也。增益不能，舊作才能說自妥，但理則根心性來。詞亦不要纏擾。眼明手快，作法始負焉。此節文勢甚澎湃。要依他叠叠散落，不破碎，又不扭捏爲佳。鄭申甫以空乏其身，總承苦心志，勞筋骨，饑體膚，終覺扭捏，空乏槩指服用不充，與上文一例。遞過爲是。若欲總承，則以拂亂句，縮上四句，亦何不可。然大不必也。動忍增益，舊說分應上文，動心配苦心。

志忍性配勞餓空乏增益不能配拂亂所爲亦自恰好。然理病破碎。時說增益由動忍予稍嫌其犯手。又謂忍性由動心則扭捏甚矣。直以動忍爲卽是增益。如侗初之說亦大囫圇就中斟酌以歸重心性上去。余所以貴手眼也。問聖賢有何不能曰如瞽瞍未底豫時就是舜所不能處。嗚呼士之達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士之窮也行拂亂其所爲能不能豈由人哉。雖然有說焉。爲農荒年爲賈折閱此在天者也。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礪處發光輝。在此人者也。天人相勝乃相成也。管子造事而窮鮑叔知之謂時有利有不利管子終身以爲恩主而猶未知謝恩于大恩主也。動忍增益事莫大於過故特以過言之。此聖賢反已親切處。不則如苦勞餓乏拂亂等困未有不可諉而咎天也。人字槩指人情。自聖賢而下皆包得。此節卽申上節兩節相足意趣。乃完。下節推論至國家極淋漓痛快。合富貴與貧賤總不能脫此耐苦一局。收上大任意。尤密匝。張侗初所云凡窮厄不能困者皆其

富貴不能淫者也。舊說擺開三段，一大任，一中人，一國家，忒無把柄。

困於心，憂鬱不能自舒，衡於慮，思索不能自通，困心衡慮，只在已已，知有過故曰作，徵聲發色，是傲於人。而方知有過，故曰喻，困心衡慮，徵色發聲，非過唯自失錯點檢不到，以致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處，是過也。法家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謂世臣以法規君者，拂士不必改作弼士，拂卽拂逆，忠言逆耳，利於行，其爲拂也多矣。敵國外患，一申看，左傳范文子云，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無敵國外患，卽所謂外寧也。或云敵國是相敵之國，如秦楚之構兵，外患是意外之患，如奸宄之竊發，亦可。兩無字，本屬國家說時，說謂是君心自無之，不把這兩件在心上也。此意亦要知。末節無限叮嚀，然後知三字正從世人痴夢中大喚醒一番。生歎字極猛省，語云老貪生，佛怖歎吾人悠悠泛泛，不自策勵，大都坐生歎念昏耳。若知憂患安樂之爲人生歎關，則舍歎趨生，誰堪自沒汨哉。今又須知生歎是甚麼。莊子有云，哀莫哀於心歎，生歎關

頭。非從心性理會不可也。羅念菴曰。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天降大任。節盡之。然此却有深辨。夫由道術中料理。則爲聖學。由世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世人往往拆節於隕獲。諧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嗚呼。以此言增益。視生歟。何關哉。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孟子原不以生趣誘人。軟美也。有味。夫改過之言。申動忍之旨也。怖歟。貪生。急向心性取之。

教亦多術章

術。路也。引誘人之路也。不止一端。故曰多術。虛喝以起下文。下不屑教。正是多術。正以見君子多方曲成之意。亦是兩字多字恍恍可見。若徒謂是多術中之一術。則稿索沒趣味矣。疏云。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一。極簡古可誦。

說書卷之十九 終

慧眼山房說書卷之二十

閩陳慧生先生著

門人

林儒 鄧希顏

王臣 朱衣點

全校

盡其心章

李卓吾曰。首節先說心性。天是一個。不是三個。下面便教人下手。故有兩所以字。鄭申甫曰。性者心之理也。而其大原出於天。盡其心者二句。言性即是心。性不在心外也。知其性則知天二句。言性即是天。天不在性外也。雖盡心句。有現成工夫在內。然主意却重。

在發明合一之理。次節存心養性事天。乃其下手工夫。末節工夫造極。直做到立命境地。我即天。天即我。功行圓滿矣。此說伶俐。點化首節。實者虛之。剪裁亦妙。但細玩本義。則首節却是以成功言。統總論也。次節吃緊揭出工夫。末節則找言工夫之完滿。其實三節只是一節。說盡心知性。已含得存養修身在內了。說知天。已含得事天立命在內了。次節末節。總以申明首節意。一意自爲洗發。無許多條幹也。李鄭之說。便於剪題。則自輕圓可採焉。

心性本一致。時說或重心。或重性。徒費爭執。重心說者。謂性無爲。心有爲。須是由盡心而知性。下存心養性。亦是由存心而養性也。蓋本漢疏。重性說者。謂性即心中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盡心須由於知性。下存心養性。厥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都是知性裏事。一徹盡徹。此大源頭學問也。蓋本朱說而暢之。愚意孟子主張性學。重性說爲長。盡心由於知性。朱說自不可易。存其心以養其性。則養爲主意。而存爲工夫。串重性上。理尤其易明者。提知

性以貫全章。此解甚卓。或曰盡心知性。就盡心中表
出個知性來。口氣儘員。然不如朱說之有頭腦。有着
落。

大全朱子曰。人能盡其心者。只爲知其性。文義與得
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

筆乘。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曰一念不動。便是
盡心。或人未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情不之覺。
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袁七澤曰。心量之大。非數等譬喻之所及也。心生虛
空。虛空立世界。所以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則
心量之大。何如哉。而人乃取物交物之影相。認之爲
心。如人夢爲蟻。渺渺然蟻也。而不知其實人也。衆人
心括虛空。而誤以爲在形骸之內。方寸之間。何啻人
之自惑爲蟻乎。其咎安在。在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
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澄。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性之所從來。亦無
不知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

謂性之所從來也。

張洪陽曰。心則曰存。性則曰養。存者操而持之。可施之心。不可施之性也。養者順而適之。可施之性。不可施之心也。夫心則有人心道心矣。豈性而亦有人與道之別乎。心則有出入矣。豈性而亦有出與入之殊乎。故論心則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論性則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明。心有存亡。性無增減也。譬如鏡然。心鏡也。鏡之明則性也。塵垢則鏡昏。拭之而昏者明矣。心有昏明。謂性有昏明可乎。譬諸水然。心水也。水

之下則性也。搏激則水逆。道之而逆者順矣。心有順逆。謂性有順逆可乎。是故性有善無惡。而心則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其善也可以言性。亦可以言心。而其惡也。但可以言習心。不可以言習性。有習心則必操之而後存。故曰存。無習性則不待操。而自無不存。故曰養。此心性之辨。存養之分也。說得八面玲瓏。而養之妙。由于存可知。盡之妙。由于知亦可知矣。歿壽不貳。二句串說。世間最難割者。惟生死事。一切禍福趨避。都由此起。此處不二。則窮通得喪。皆不足

以動其心矣。是咽喉下。着一刀者也。然亦不是任運。白樂天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虛空非可執之物。如何敵得生死。個中把柄。正在修身裏認取也。張雨若曰。死壽不貳。非我不貳于死壽。乃死壽不能貳我。我自有一千古不老。萬劫不壞者在。天地有銷歇。而我這個無銷歇。何貳之有。蓋直從修身內。撐持造化。生滅不及。獨往獨來。故云立命。此說甚透宗。或疑其近禪。吁。理苟至矣。雖禪何妨。不貳法門。直是超生死的。否則使吾之存養。而逐生死凋也者。心性亦不直半文錢矣。誰爲我身。而乃以一世之修短了局乎。觀者無謂余援儒而入釋可也。身卽心性。修卽存養。非有兩項。而必于下手言心性者。尋脈貴微。此身乃不爲蠢滯也。于得手言身者。結果貴實。此心與性。乃不爲空渺也。下字亦有斤兩。楊復所曰。存養節。是春生夏長的光景。修身節。是秋收冬藏的手段。李卓吾曰。事天時。天做主。立命時。我做主。語皆明了可會。然大意總以一存養貫之。蓋至此

而後爲盡心。非知性者。烏足語此。本章先輩詮解甚多。約略以此爲安。

莫非命也。章。疑問補云。此承上文。正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事。曰。死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修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爲正命。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辨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夭壽曾不。得以貳其心。是所謂修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謂發末句未盡之旨極當。

黃季弼曰。人生夭壽。莫非命也。君子不謂命也。順其正而已矣。正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之命。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虛空有盡。此道無盡。曰盡其道。則存養到頭。心性無一毫虧欠。記所謂子全而歸之。是也。以此而死。乃夕死可矣。之死。非順受正命。而何巖墻桎梏。不止畏壓溺。一切醉生夢死。抱衾影之幽慙。與草木同朽腐。雖老牖下。何異巖墻。雖周身無憾。

何殊。桎梏。

王充論衡云魯城門久朽欲傾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

求則得之章

以有益無益撥轉內外之關重有益無益上在我在外字不必填蓋章旨是以內外別所求指內外之實也兩則字得失轉關甚捷喚人甚精警求之有道句見不可以非道求要透出是求無益意此句頗難

挑剔時說故倒重得之有命句而不知非道之求得者幾人吾祇見讀書中者多挾本子中者少也只此便見是無益若其得之則固曰有命矣命本是得的多了一番勞攘徒枉做了小人何益

在我在外本兩開然理未始不相合子張學干祿是求在外的夫子教以祿在其中則在外者皆在我求之有道此內外合併機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我乎外乎立命之學可識矣袁了凡曰仁義禮智固在寸衷行道濟時亦由心造元命固自

我作多福亦自我求。蓋本之雲谷師。實則孟子言外意也。道字如此看。名理甚大。若但云名節不可棄。分義不可越。經經自守。恐亦未足以言天人之際矣。

萬物皆備章

通章以仁字作主。皆備是仁體。反身而誠。頂皆備說下。樂是仁越。強恕則求仁工夫也。但倒提出仁字。血脈便聯貫。未句迴環。亦自得勢。且省却誠字。仁字許多分疏在。

萬物皆備于我。以萬物爲一體也。渾天渾地。渾人渾物。而爲一大身也。要見我卽物。物卽我。我之爲我者。萬物而已。不可以物與我分爲二。反似先說離了。然後說向合上去也。仁體原是如此。

陸子靜教徐仲誠。思皆備之義。數目對云。如鏡中觀花。子靜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在仲誠身上指點。可謂親切。語云。睇秋月明。而知閨婦思。聞林葉响。而知舟人驚。月明葉响。此何與閨婦舟人事。卽閨婦思。舟人驚。亦何與知之者事。萬物備我。于斯可會矣。雖

然此亦鏡中觀花義也。釋典有云。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以詮皆備。是無上正諦。反身而誠。猶曰觀我而備。反字粘上文說下。非着一毫氣力。或云反如易逆數之逆。不隨情識順漾出去。反攝性光還返入來。亦可。誠者真實之義。于皆備的去處。實實証果。毫無影泛也。樂則皆備的。益溢光景。生心飛躍。分明是仁者氣象。

張雨若曰。仁者萬物一體。痛痒相關。不仁之人。如手足痿痺麻木。強恕是就其麻木處下針。欲他知痛痒也。痛痒既知。則我與物仍不相間隔。而仁近矣。朱子曰。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

洪覺山曰。恕無強也。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知恕之體。則所強者皆恕之流行。看恕字極真。蓋從皆備上參來。即恕即仁。可破俗儒誤分仁恕之見。

行之而不著章

通章一氣遞疊。末句只頂上二句說下。作怪歎喚醒語。非有轉折。行暫習久。著淺察深。字義稍殊。總一由字知字攝之。不知而出。是不能不由。非能由也。若能

由便是知了。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知是生人命根。隨班逐混。果是醉夢一生。可惜可惜。惺山道者緒言云。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人不可以無恥章

無恥之恥以無恥爲恥也。知恥也無恥矣。無可恥也。以恥去恥。人不可以無恥如此。四恥字一例看。

恥之於人大矣章

重機變之巧句。語云。巧詐不如拙誠。拙多誠。巧多詐。漢陰丈人所以斥機心也。當時巧詐成風。故孟子以恥醒之。

鄭申甫曰。戰國時可恥之人二。其一乞墦齊人也。其一縱橫押闔。爲機變之巧。儀秦輩是也。此章似特爲儀秦輩發。蓋乞墦之可恥。人或知之。機變之事。彼人且自謂得計。人亦從而賢之。而孟子獨以爲可恥。其所以爲可恥者。蓋其弄盡機關計較。只爲心蒂上這

此子若說破無異乞墦之爲。而瞞昧良心。反甚焉者也。靜夜思來。大是可恥。

古之賢王章

註云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勢若相反。實則相成。數語甚好。嚴子陵祠記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是此意。而文字錯綜可愛。何獨不然。四個字轉筆活甚。英氣奕奕。得相反相成一段佳話。洗發爲快。

鄭申甫曰。此章語氣重在士邊。蓋爲當時之朝秦暮燕。輕自炫鬻者發也。何獨不然。言何獨無所好。無所忘也。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趕下數語。顛顛昂昂。明見得士自不輕。上安得輕之。何獨賢王打上叫照。倒重于此。周之士也貴。非獨上貴之。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也賤。非獨上賤之。士亦輕自賤焉。古賢王固知重士。亦士自重。有以致之。故兩成其賢。後王固驕士。亦士自卑。有以得之。故兩成其不賢。孟子此言責士意居多。隱隱以古賢士自負。得旨可從。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孟子爲句踐暗換俗骨渡說士入賢關也說士多
不識德義惟欲其言之是售往往以人知不知爲欣
戚孟子故以囂囂醒之囂囂註云無欲自得四字渾
看大要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一個寬字尊德樂義
聖賢大本領原不爲游說設以下亦只暘發囂囂之
意雖窮達字緣知不知生來然亦寬說出處游說在
所略也末節寄懷古人與孔子求志達道之慨同一
曠遠。

理一也。自其凝厚縝密處言之爲德。屬涵養邊。自其
嚴毅方正處言之爲義。屬操持邊。

得已已字妙。猶云故吾以義言已。以不失信得。渾身
是名理鑄成的。何得何失。大可想見。樂處望字亦妙。
古云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正惟此不失義之難。而達
必離道。處士之盜虛久也。

既曰修身見于世。如何又曰獨善其身。固知非自了
僕已也。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是兩句合解。大要
以師道言。如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便是。

上蔡謝子云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大平蜀士
楊肩吾云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
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
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平者舜周公
是也以詮修身見世極朗切。

鄒東廓曰獨善兼善人當識取善字本體。獨時善不
曾減兼時善不曾添故陋巷簞瓢與平水土樹稼稽
同道。

待文王章

待文王無文王以志言非以時言。即使豪杰生文王
之時亦不必師文王也。總之有待則爲凡民無待則
爲豪杰。孟子此言總是欲激凡民爲豪傑非有分別
之見。

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
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譽髦
斯士古今人所以欣有德有造而深發夫生不同
時之感也無待而興亦不可作輕忽語抹了文王

附之以韓魏章

吳無障曰附字極重。附益也。附贅懸麗。非關本色。榮華來去。脫衣着衣。以其外物。故曰附。對本來言。孟子卑晉楚。藐大人。一生學問。得力處。全在此一字。看得附字透。便會欲然不然。其不爲韓魏所顛倒者鮮矣。

以佚道使民章

沈無回曰。使民殺民。出于自爲。皆人欲也。出于不得已。皆天理也。上下相與往來于天理之中。安得有怨。看道字甚精。蓋根極上心而言。而云出于不得已。則事體亦寓其中。使民。註云播穀乘屋之類。播穀乘屋。是民事。不可云使民。疑問。謂如修城池葺武備之類。是也。殺民。註云除害去惡之類。按易云。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犯難一意不可少。鄭申甫亦謂不到死一番。生不得生之之道。卽在殺字內。如此看。于雖死不怨。殺者句。情理更順。

霸者之民章

通章讚歎王道。口氣甚渾淪磅礴。從民情說起。而主意歸結在王者身上。重過化存神句。然却不是推原一層語。只是就上文。而淫佚咏歎之。李卓吾曰。末節。

不勝涎之垂矣。有眼。南華談治道有恬愉兩言。此云驩虞。卽愉字意。然較薄較淺。云皞皞。卽恬字意。然較奧較宏。皞皞譬如雨露之草木。驩虞譬如桔槔之夏畦。次節正詮他皞皞處。不怨不庸。不知譬如草木之遇秋則凋。而不知誰爲之虔劉。遇春則榮。而不知誰爲之亭毒矣。漢疏云。驩虞。虞度無患。然後爲驩。愚意謂可驩亦可虞。有杌隉不自在意。或云其驩處可虞。謂有痕迹也。照下化神看好。

管登之曰。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固其所矣。殺則黃帝斬蚩尤。以後事也。上古神武不殺。卽堯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曷貴焉。曰。王者原無一毫殺心。特因生民之殺運。至而後起。殺猶不殺也。上帝豈有殺心哉。然雷霆擊物之威。不必羲皇之前。無有也。惟後王殺人而致人怨。則以未達天德故耳。故語王風之皞皞者。但言生人。而人忘其所以生。未爲神化。必言殺人。而人忘其所以殺。方見其神化。疑問云。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

所過者化之說也。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此所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卽是神。存神處卽是化。又非二物。不可作德業分解。人其誠以主其德。而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勝註又云。所存者神。是誠于此。而動于彼。誠字解得好。張橫渠云。惟性。性爲存。神物物爲過。化性性物物四字。詮理甚大。先儒實學。非後人浮薄訓詁氣可幾也。朱子又云。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此語亦精瑩。可玩。

曰過曰存。字法皆神品。過字妙極輕圓。存字妙極深穩。過如竹影掃塔。月輪穿海。化理已具。存如懷珠。鱗紫戴玉。角班神理已具。不化不神。則不可謂過。謂存矣。古云絕迹易。無行地難。可想見過字之義。汝何與人借來之衆。可想見存字之義。流字奇甚。將一個高高下下。硬殼的天地。看做個活活的佛書。大地山河。都成金色世界。義政如此。

一說所過者化。以所存者神也。論理則是。但本文鋪

敘之旨則不然

仁言不如章

鄭申甫曰仁一也而言與聲異焉言者出于上之口發德音下明詔以興政明教故其一時亦能聳動得人此亦上之不可缺者然無實以繼之故其入淺仁聲則由實政實教淪洽而頌聲作口碑載道播自民間故其入人爲深仁言仁聲皆由善政善教中來而人人有淺深者虛實之辨也善政善教得民又有淺深下故指言之下節只說善政善教得民不消更說

仁言仁聲以滋糾纏

又曰民畏民愛句引起得民財得民心意謹守制度不敢驕奢淫佚乃自畏也非畏上威之謂也有此畏心上下朝野之間自少耗費陰饒暗殖自非億計其得民財也非聚斂以歸上帑也王者以天下爲一家民之足卽君之足且官府法度精密奸人不得竄手乾沒固亦上下俱足不止藏富于民也民畏卽得民財財自畏中生也民愛卽得民心卽愛卽心矣又曰善政非專爲財設也而財自得如今惟戶部是理財

若吏禮兵刑工法度精密人束于法自無冗濫漏卮
耗蠹之弊年間陰積贏餘何可勝數後章無政事則
財用不足卽此政字不然流入于桑孔之說矣善教
亦不專指司徒五禮五樂之教卽在善政中真心實
意處便是政卽所以教民乃謂善教者亦是將此政
更加諄諭告戒與民三申五令使民曉然知所以然
民心與君相孚自然不犯畏又不足言矣二段與總
旨皆疏暢可玩不貶善政尤有眼

張南軒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
也孟子論得民心必歸之善教蓋至此而後爲得民
之至此意亦好政教原是同條共貫的况明日得民
安可貶乎

人之所不學章

砥柱中流云孟子七篇論性居多此章不露一性字
而于論性尤深切著明卽性卽仁卽性卽義不假學
習不假思慮此人生知能之良各稟乎天而毫無矯
捏者也特以仁義藏于人心無可指示故就親親長
長知能最切近處以見其本來親親長長到知誘物

化以後。又不能盡然。故又就狹提稍長之時。無不知愛。無不知敬。以見其本來。蓋天下儘有不愛其親之人。然未有不愛其親之狹提者。儘有不敬其兄之人。然未有不敬其兄之稍長者。是皆由此仁義之理。具足性靈。與心俱生。當處員滿。知此愛敬。原係良知。不須研討。能此愛敬。原係良能。不待安排。所以不獨一狹提稍長然也。而天下之狹提稍長無不然。設令其性本無仁義。又何以是知能之良。達之天下盡然哉。或以物欲汨之。有然有不然。豈其性之初原無良知。

良能者哉。審此而性善之理可識矣。不學不慮四字最重。

張侗初曰。石中有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良善也。性也。良知猶言善知。性知也。一涉思慮。卽爲知識矣。近世陽明舉良知。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而後人種種強解。却認知以爲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看乎。久矣。義學之溺人也。

知能是合一的。觀上兩字橫開。下獨云知可見。達如達道達德之達。卽上無不兩字。乃倒轉逆結文。

法。或云達猶充也。愛親一念可以充之。天下而無不
愛敬。長一念可以充之。天下而無不敬。仁覆天下。義
正天下。皆此一念達之也。亦可
萬以約曰。乾坤只是一個生理。太和元氣。故愛敬
是乾坤骨髓。生人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
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孟子深于
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言性善。說理甚真
甚大。可繹。

舜之居深山章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正此章之意。其口氣
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絕相類。俱一往一來。反覆贊歎
之詞。總是狀舜之心境。字面不得過泥。
居深山。是舜實跡。此所標則借言。獨言居深山者。取
靜虛之義也。若推廣言之。則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
帝。無一息非居深山。故其德曰玄德。此個深字。正好
以玄字証取。木石鹿豕。句。要看一與字。群深山中
所見所聞。何一非木石。何一非鹿豕。木石居者。亦木

石也。鹿豕游者亦鹿豕也。與居與遊則舜而已矣。異于野人。是說異實說不異。聖凡之隔異何待云。而此時嗒然穆然。則有如老子云。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其異能幾何。口氣輕枯活弄。大可會。幾希字。時說俱拈覺性。論理自是。然不如空說之便。于轉筭。且神理更員映也。及其字似轉實帶。分不得寂感善言善行。總舜心之故物。故能若決江河。以聖心原是江河也。若溝澮何決乎。今且看此言此行。與木石鹿豕別在何處。此見此聞。與與居與游。別在何處。便可想見此其息深深的意象。

陳抱冲曰。孟子三言幾希。總此一點覺性。異于禽獸。聖凡同具之靈覺也。與人相近。凡夫僅存之真覺也。異于深山野人。大聖祕藏之大覺也。其爲覺性均也。張侗初曰。與居與游者幾希也。見聞莫禦。只此幾希。

鄭申甫曰。深山野人所言所行。不過耕鑿之事。日用之常。既非政教禮樂之猷。亦無談天雕龍之論。更何善言善行。動得大舜舍己而從之乎。噫。此非凡人之

所能知也。其所謂善。舜知之。而他人不知也。不惟他人不知。卽深山野人。自亦不知也。野人率乎口而爲言。言皆天機。率乎性而爲行。行皆天則。舜于此有慧心焉。有法眼焉。所取在簞笠黎黑之外矣。更有進于九官十二牧焉者矣。雖然。深山野人。猶曰人也。舜見鹿豕。舍已而從焉。舜見木石。舍已而從焉。是安有言有行也哉。噫。此道微矣。欲于何開喙乎。當問之周茂叔之窻艸。張子厚之鳴驢。無爲其所不爲章。

人之有德慧章

此可與舜發于畎畝章參看。德慧術智。此命根也。而多從痰疾得之。正所謂生乎憂患也。人若沒有此慧。此知。生亦死也。人若有此慧。此智。死亦生也。然則痰疾于人。果何如哉。指孤孽。是極痰疾的真切樣子。德慧是德中之慧。術智是術中之智。術。心術也。或云處事之方爲術。亦可。德無慧。則知經而不知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此是性地靈耀。如鏡明。如火光大。聖賢豪傑作用。非小慧與私智者流也。痰疾。漢疏

謂是人之有小疾常霑在身不去者。小字不必泥。霑在身不去四字極好。世人身經險阻大都諉之遭遇。悠悠忽忽過了。若認做自己身上。的病。痛。則精神自專。一自周到。種種慧智皆從此露。故曰恒存乎疾。疾存者謂有所安頓而不失也。以孤孽明之。正謂君父之倫理無可逃。臣子之義責無可諉。欲推推不去。自己身上。病痛如何。丟得操危慮深。豈徒爲免禍計。亦欲以成其君父也。達字兼知明處。當臣子所當盡者。說所謂德慧術智者如此。

有事君人者章

此章統論人品。容悅臣不足言。由社稷臣而上之。要當以大人爲極。則中間層累。口氣要亭亭獨出。如後浪推前浪。切不可着些比擬。駁其前以開後。反失寬渾磅礴之致。大不妙也。其用容悅開端。李卓吾比之皂隸開道。可謂善喻。然細玩實有深意。古云。道德功名富貴。士品之所以三也。志于富貴。而欲望爲聖賢豪傑。庸可幾乎。從此處斬斷源頭。始清。有志爲第一人者。請先除容悅一段利欲根。乃可。

容悅以見容于君爲悅也。對下以安社稷爲悅可見。註橫看不是。以安社稷爲悅。渾心渾身都是社稷了。謂之社稷臣不虛矣。天民字奇。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就民中而稱先覺。語暘而大。此係民于天。不言先覺而先覺意寓在天字之中。并民字亦英異。語崛而雄。可行句要認于天下三個字。偏安小補之行。天民不輕試也。伊遇湯。呂遇文。苟非其逢。終身于耕釣耳。大人如易乾所云九五九二之大人。二與五均大人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朝在野皆然。此大人不專以有位言。正已物正。亦何嘗不在洙泗之濱。刪正贊修之業乎。正已兩字重。楊復所曰。足跛者謂地不平。目眇者謂色不鮮。地未嘗不平。色未嘗不鮮也。下大人一等者。未免求之地色。惟大人直自足。與日求之。孔子所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蓋學至大人。其德愈盛。其心愈下。不求正物。惟求正已。已正而物無不正矣。極醒切可玩。

君子有三樂章

此是名教中樂事。世人談樂事。至王天下極矣。孟子

却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有字妙。內重則外輕。我固有之。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弁髦天下。便是巢許矣。所列三樂。還他三件爲正。或欲提中節作主。謂不愧不忤。方是真樂。方可對父母兄弟。方可見天下英才。不則胸有愧忤。處父母兄弟之間。亦不得樂其樂矣。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或欲提首節作主。謂三樂只一孝弟。俱存無故。非徒以天倫無缺爲樂。而以得盡孝弟爲樂也。不愧不忤。根原在此。育英之樂。亦以孝弟錫類而爲樂也。二說可互通。論理固是。但本文洒洒落落說來。分之而乃以合。扭題融講。皆套習本義。正不爾也。且得盡孝弟意。係是合下的。不須剔解。旣曰君子自能盡其在。我所不可必者。天而已。還是得天之幸。爲可樂。其以三樂高視王天下。臨了復說無限。唱歎翱翔于仞之概。鬚髯忽忽欲動。正非徒一掉結也。玩之。尤西山曰。王天下。不徒是有天下。有天下只是位。謂之王者。位在而道亦在也。卽下章所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大行。君子之所樂者。但以三樂視

之則此事猶是性分外事。故直謂之不與存。猶言不在其數焉爾。
 無故故字。諛得闊。閱牆之垂。彎弓之妄。皆是不愧作就現成者言之。程子推本克己較多一層。才曰英如草木之英。此中生意正貴善涵濡焉。故不但曰教而曰育。英字穎甚。
 通章以所性無加損為主。此孟子自言也。孔孟一席聯衡千古。正在此。否則窮居亦氣短矣。自欲樂說來見聖賢無偏枯之學。大行之業。性量所彌綸也。而此性真原不粘着勲業上。譬如千紅萬紫都係本根變現。而此本根豈在紅紫開落間乎。性者天之分也。從生從心。有此生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仁義禮智。貼貼相麗。仁義禮智固原是根心的。而世人之刻其根者多矣。此定性之境。所以歸君子也。惟定有根本來無不具足。惟根乃定。實理纔見完成。要不過滿吾分焉而已。生色以下。性機噴薄。此便是大行的規模。了。易曰。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所暢即所發。非有岐也。

書解 卷二
三
睽面益背施體。不出一身。而聖作物睹之氣已備。蓋真定卽真行。此足以中天下矣。不必立其位也。此足以定四海矣。不必有其民也。所謂無加損者如此。若區區求之形體中。而漫云大行窮居無加損。不爲自了僕乎。

廣土衆民。大行之藉也。猶未見之于行。故但云欲廣衆是活字。卽以當天。下四海亦得。不必說其狹于天下四海也。爭差在一定字。蓋定則盡已性。而盡人物之性矣。以其大行。故云樂。中天下亦是活字。宅中圖

大見非偏安一隅也。此亦不必是帝王。輔主致治。伊周的事業便是。

袁七澤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于太虛也。微塵之于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績。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不見太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莊生所以比之于井蛙歟。曰加如眼中着屑。眼中豈可着屑。曰損如肉上剜瘡。肉上豈可剜瘡。分字猶云體量。卽詩稱物則則字也。

但說性便見分。但說分便見定。但說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惟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爲定。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不可與上節看作兩層。仁義禮智根于心。卽是君子所性。不可謂仁義禮智之性。又根于心也。根字內有工夫。然此只據其現成言之。性體如是。君子只恰恰如是也。睥然二句。就精神看。不就形骸看。曰睥然見于曰盎于。又當貼在仁義禮智上論。不貼在面上背上論。盎者溢發之意。與見面見字同活看。不得其意。遂成肥胖之象。殊可笑。不言而喻。形容順應之妙。泥言字則痴。

張侗初曰。心地也。性種子也。種子入土。元氣自發。中天下定四海。只是此睥面盎背。不言而喻于四體的作用。不言而喻者。信手拈來。不煩思議。事業與心靈一片滾出也。孟子言生色生字極好。人須辨個生生之根。

善養老章

離婁章言二老歸周。係天下之望。而善養老之政。未詳。茲故詳之中節最重。五畝之宅。三段。卽孟子所以

告當世主。而世主莫有行之者。故從文王善養老說起。發此一節經濟。諄諄指言文王之善養老。正如此前叫後應中。段安插自己方略脈絡甚明。見得已所常言。皆關雖麟趾之心。周官之法度。諸侯有能行此仁人。必爲已歸。七年之內。必爲政于天下。不是哄人話。善養善字。要玩看五畝節。何等熙皞氣象。大要是因民之利惠而不費。故括以制其田里四句。見非家賜而戶給之也。王伯之分在此。

八口無飢。雖說民然老者糧食亦在此內。且少壯者必無飢。乃能盡力于孝弟。亦爲養老地也。

易其田疇章

此爲當時人主政不恤民而發。通章重使有菽粟如水火句。所以使之足。在首二節內。民足則知禮義。有不由他不仁者。恒產恒心。有則俱有。自然之理也。教化意又後一層。不要添入。

易其田疇。易字屬上。不違農時。使得盡力于農畝。所以易之也。疇一井也。薄稅斂。卽什一之制。食時用禮。

雖民自食自用。實上有以教之。非時不妄食。非禮不妄用。侈僭之費。其爲漏卮也。實多。聖賢節嗇甚密。而經制甚宏。天道人事苞而舉焉。全不見有節嗇之名。此等大可會。水火一喻。極是親切。韓非子云。飢之春。幼弟不饑。穰之秋。疏客必食。民情大抵然矣。旣富方穀。足民其要也哉。

孔子登東山章

此章以徐自溟說爲的首節。登山觀海。統籠自境界說。次節觀瀾有明。則直指心精言也。末節成章故達。完此心精。便是聖境。本義如此。註說謂聖道大而有所本。進之必以其漸。本是極融會寬渾語。後人執之。遂成干劫繫驢橛。永不脫也。不得不洗之矣。

登山二語無層次。只是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所謂爲魯國之儒一人。爲天下之儒一人也。東山不及泰山高。聖道却無兩樣。接下難言意。一氣勿斷。惟聖人所處者如此。其高。故人之見之者如此。其大。本文故字自明。

講錄云。言以闡道。難爲言。卽是難爲道。此言是有道。

者之言。不是小可尋常之言。猶難爲小者。亦是江淮河漢之水。小小之水。可與海較量乎。

觀水觀字。承上觀海意來。徒駭望洋。而不探討心精。則聖境亦郭廓矣。故教以觀水之法。觀水觀瀾。此是歇後語。漢疏云。瀾水大波也。這個瀾從何處來。觀水者。但就這去處着眼。則水可知。又何有望洋之歎哉。日月有明二句。口氣與上兩句妙有迎送。蓋承觀瀾之意。而發之。上下相足。容光必照。例則水之瀾。容光必照。實原于日月之明。例則水之所以瀾也。側卸倒。

映。今說出孔聖一段心精。脈只一串。平提水與日月。觀者誤矣。

孔聖心精。觀水節已描寫得盡。已爲下成章兩字立張本了。章字指心體之瑩粹處言。成章云者。如鍛銀之足色而成絲也。致曲至于明。著善信至于光輝。此其時矣。故達以盈科作引者。成章以前。有無限積累。在此行文掩映法也。本草純用比興體。一唱三歎之妙。掩映甚活。切不要扭捏以窘其神。觀者審之。

雞鳴而起章

書曰鳥獸孳尾。孳者生息之義也。孳孳在一念萌動。上說要說得絕。輕絕。渺方于末節。間字有神。若如註說作勤勉。則善利判然。間字意挑不出也。又間非中間。出此入彼。間不容髮。中無可跼脚處。要說得極細。極險。此危微之旨。而聖賢慎獨之學也。舜與蹠之分。提舜字在上。可味。蓋以舜為主也。下復云利與善之分。提利字在上。何也。翳去明來。病除體復。善本虛位。故于利防之焉。

顏壯其曰。善利出入處。甚精細。微有耽靠形骸。自擇便宜之心。縱饒揀得好事來做。皆是有爲而爲。亦利而已。吾儒有志者。每每落此圈套。故學莫先義利之辨。不然。其不以蹠爲舜者鮮矣。此意本出大全朱子。而洗發得嚴醒。看間字炯炯。慄人。

楊子取爲我章

孟子闢楊墨者多矣。此又兼言子莫實爲闢子莫而發。以楊墨作伴引也。楊氏冷腸。墨氏熱腹。所執一邊。孟子故爲形容。其曰拔一毛與摩頂放踵者。不是極言其爲我兼愛。正謂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主兼

愛便不復顧已。顯他是執一意。下斷子莫曰猶執一也。正與此兩節末語隱相關應。末節以舉一廢百爲案。議論大門風亦大異。端特吾百之一。乃欲持其一以與吾百者角。渺乎哉。其以囿于樊也。取如取必之取言。楊子立意如此。摩頂放踵。自頂摩起。以至于踵。舉全身言也。墨子宗禹。其學近于大同。固有所本。楊子宗老。亦係清高絕俗之士。與世人自私自利者不侔。

子莫執中。這中字在何處討。曰如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那個中字。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不可着實說。近道執中無權。中與權本非兩個。緣有子莫之中。故剔出權字以破之。蓋中本虛活。萬用不窮。權正是虛靈活潑處。如顏子獨樂。禹稷救世。爲我爲人不同。同歸于中。權之者當也。仁義要中。中要權。輕重分數。隨地隨時。千變萬轉。銖銖絲毫。千頭萬緒。若限定一個。則其餘皆廢矣。註謂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于時中。乃大概言之。其實仁廢則義亦非。義廢則仁亦非。中廢則仁義皆

非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執心之爲道害久矣。

飢者甘食章

此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累處人心亦皆有害就是上飢渴之害本文明說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飢渴念頭放不下遂至失其良心貧賤富貴其大焉者也就世味上說爲妥推開泛說反寬泛沒趣梁無知曰只爲甘字壞了人若在不飢渴者觀之方將嘔吐之不遑矣乃甘之乎世事無不如此可憐可憐或問如何方不飢渴曰旣醉以酒旣飽以德人何曾飢渴來。

柳下惠章

李卓吾曰千古隻眼若皮相柳下幾是一個混帳漢那知其介如此徐玄扈曰此雖微顯闡幽然其介處亦只在和上見得他如綿裏鐵就中最有分曉。

有爲者章

此章有兩說舊兼學術事功言近純以心學言較好。主心學說不及泉亦有兩解舊謂水在地中只爲土

掩着理在中心。只爲私意掩着。沙泥漸去。則源頭漸近。學者煞要克己。淘得此心十分潔淨。方得源頭。博淵泉而時出之矣。若一歇手。前功盡棄。近謂泉者水之源也。不及泉。非掘未至于泉也。乃糊亂挖掘。不及認個泉脈。掘之也。認得泉脈。未至九仞。亦成井。不得泉脈。卽深過九仞。亦無用。無頭學問。究竟何益。較好。須知及泉不及泉。早從爲處認人。當思有爲者爲些。恁麼。方可商量及泉不及泉也。

堯舜性之也章

舉帝王之誠。以別伯者之僞。只論真假。不可于性身別個低昂。口氣就身之也。句一截。便得肯綮。

沈無回曰。三之字。不要指定一件。性則渾身是性。身則渾身是身。假則渾身是假矣。舊說指作仁義。有何趣味。

初問云。堯舜以水盤盛水也。水卽米。米卽水。無殼者也。湯武以晶盤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尚有殼存焉。堯舜無迹。湯武有迹。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爲喻。

朱子曰性之性字虛。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將來受用。久假不歸。歸字或作歸于其真。如久客之歸家。或謂以所假歸之。而不用。如借物者還歸之。其人也。皆可。惡知非有係。從旁提醒之詞。言汝這樣久假不歸。殊不知原非汝有。惡知兩字。有無限慨歎挑撥在。舊說徑斥其習慣了。一味混帳認真。忒板煞。

伊尹曰章

此章借尹立案。所以樹人臣不軌之防。首問賢者兩字。已是推開泛論了。下則可則篡。都不粘尹說。志字重要自家念頭。打得過。追魂攝魄。兩邊判開。如森羅殿鞫對。一毫躲閃不得。

書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不惠卽此不順。又云王惟庸罔聞念。庸卽此狎。狎者輕忽之意也。言他輕忽不順我。我不可使之輕忽。口氣如此。註說時說俱欠妥。營桐非放君前已辨之。陳越石太甲論云。目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于臣業何如哉。况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

其身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此論甚悚惻。放之一字。萬萬不可訓。今看孟子語氣則可句。何等斟酌。則篡句何等斬截。則篡云者謂一放便是篡。不篡猶篡。後人那得似尹伊尹之志。四個字豈爲人開後門也。又徐儻云有伊尹之志則可。謂放君亦得。復辟亦得。無所不可也。無伊尹之志則篡。謂日久遷延。浸起睥睨之心。漸成騎虎之勢。不至于篡不止也。自古奸雄或初無篡弑之心。而至後不得不然者。只緣胸中無一個爲天下爲社稷之志。所以如此。看可字篡字稍異。然實切于事情。皆悚惻可玩。

趙氏惠曰。孟子論夷惠言其隘與不恭。尹獨不言其弊。所謂無尹之志則篡。卽此任之弊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不素餐章

唐士雅曰。素餐之論。原非欲君子必耕而食。卽以傳食諸侯爲泰意也。管登之曰。古人不仕卽耕。故孔門除周流之弟子外。多躬耕者。戰國之多傳食游士。非古也。丑問意良古。二說可參。士雅又曰。其君其子弟

二其字根上是國。但曰居便見非仕。既非仕便見用之。只是用其言。如告文公行井田之類。從之只是從其教。如使國人衿式之類。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張彥陵曰。此孟子自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用則便有功于君。其子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于子弟。養其身以有待。便是有功。當世處。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猷畝之中。主持世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鎮之意。二說亦可參。黃貞父曰。上孟守先待後。只說得子弟從之一邊。此却以其君用之配說。君用而安富尊榮之功。顯易見。君不用而孝弟忠信之功。默在子弟者。隱難知。兩路相形。見得用卽有功于君。不用亦有功于民。正君子所爲。不素餐處。蓋丑說不素餐。以事功言。孟子說不素餐。以道德言。事功有售。不售。道德則無往而非用也。愚意聖賢出處。皆有功。上段虛。下段實。雙提合說。口氣自寬大。貞父此說較當。唐說太實。張說太虛。然貞父說亦稍犯側勢。還要渾渾。渾照本文雙提語氣發揮。着一分疏。便小家明眼人酌之。

士何事章

首尾兩事字相應曰士何事曰大人之事備矣見士所事乃大人之事事蘊于志宇宙大經綸那一件不從心上做起若只在事功上着腳根基便淺了是知卽志卽事大字正與尚字照非志虛而事實也徐儻弦曰尚志未涉于事只將大人之事料理于心而已却看作二時大錯大錯通章以仁義兩字作骨子重看。

尚志謂不卑污其志尚字有力上曰尚志下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于仁義仁義正士之志也尚字意就而已矣內想見殺一無罪四句汎論道理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備矣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今日懷抱卽今日之大人他日設施卽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孟子自占地步處舊說殺一無罪四句謂志中擬議籌度之詞亦好但接下文覺梗些不如作泛論之爲鬆且活也且亦不可謂擬議以需後時或曰一士耳何以云殺無罪曰處士橫議率獸食人一怒而諸侯懼皆能殺人孟子

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

仲子不義章

盧未人曰仲子無讓國實事。但以不食不居推之。而
知其必能爲此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不重矯名
意。讓國誠非小事。但以下文大倫對之。卽爲小耳。使
大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祿以天下弗顧何異。
人皆信之。謂皆以爲大節而信其賢也。故下曰信其
大者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一句讀焉字。只當
一于字註中多一罪字。

桃應問曰章

李卓吾曰。此處問答甚奇。道理甚正。非是弟子不能
問。非是師亦不能答也。若在俗儒當桃應問處。定答
之曰。此時瞽瞍業已底豫。想不殺人了。如此便許多
道理。許多經濟。一筆都勾。聖臣守法。聖子愛親。種種
方便。後人那知。楊復所曰。人多謂孟子此等問頭。不
必答他。不知胸中無真忠臣守法之見。與真孝子愛
親之心者。決不能答。桃應此等問頭。極妙。旣得孟子
議論。仁至義盡。後世爲臣爲子者。俱有所持循矣。按

朱子有云。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人情之至。若合下無如此的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此說甚當。此章只論聖賢處變之心。事之有無。理之有無。非所論也。衛輒惟無此心。所以做得錯。哀哉。漢疏云。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全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殆將若此。以承天解有所受極好。又單拈舜道。不與臯陶作對眼。亦高卓。做履之說。卽草芥之義。總由天下。不足以解憂參來。

自范之齊章

通章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前說王子爲居廣居。而啓其端。後言魯君爲居廣居。而暢其說。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因王子觸發起來。遂不覺其反覆感歎。若此。

居移氣二句。係觸發語。要體貼出喟然歎口氣。謂吾乃今知居之移氣。而養之移體也。神情直管。至况居廣居句止。若止爲王子提此兩句。有何趣味。居養一串。言居則養在其中。地位曰居。就中享用曰養。氣是

氣象。體是體態。亦一串。移非前後改移也。氣體隨尊居厚養而異。較常人如改換一般。

李卓吾曰。孟子曰三字。最有光景。蓋孟子既歎而又言也。張敬夫鄒志完。俱以爲羨文。殊不知文字傳神之妙。後面突入魯君一段。尤奇。前不單薄。後有波瀾。孟子文字。每于此等處擅場。

廣居虛說爲妙。朱註指仁。漢疏兼仁義。然不如不填之活。魯君節時說。皆作旁証。愚意竊于此非吾君句。別有覷破。自古居廣居者不一人。人不一局。孔孟以

韋布。聯衡千古。迹視之。其與帝王卿相。寧不殊也。乃其居廣居。自不殊。則其移氣移體。亦不殊。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晬然見于面。益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無他。居相似也。自負之意。隱躍言表矣。

呼于埳澤。謂至門而有所號召。非呼守門者。守者所云。蓋爲見其聲之似我君。而歎異之。俗說謂呼爲呼門。守者之言。爲從門內猜度。大可笑。

食而弗愛章

疑問云、上節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是上節幣字。講錄云、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爲恭敬。而未將之先。無此實心。正所謂豕交獸畜之也。故君子不可。以虛拘。蔡虛齋云、言君子不可得而虛拘。非謂君子不可拘于此也。既是君子。自能去矣。

形色天性章

本章語氣甚醒脫。說者自生糾纏。今只還他醒脫語。氣點撥便了。形色天性。言形色便是天性。語氣要把形色兩字提得高高。方于末句踐形叫得起。見形色

不是空空的形色。有物有則。形不可不踐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兜轉甚活甚緊。言形不可不踐。非聖人則不踐也。見爲聖人。纔不負此堂堂七尺軀。意添一襯語便索。今時說講首句。不曉得提起形色兩字。把形性合一語交互說去。講末句。不曉得活緊兜轉。清清楚楚。還他踐形。添出盡性來。空者填之。明者繫之。奈何奈何。

形色天性也。卽性善之旨。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卽人。可以爲堯舜之旨。色字妙。正指形之靈宕處。言天

性于此見矣。朱子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是也不則
死人亦有軀殼。已是臭東西了。踐者填實之義。卽反
身而誠。個誠字。踐形據現成言之。工夫在作聖內。玩
惟字。然後字可灼。時說頗多別解。以其非正旨。不贅。
齊宣王欲短喪章
漢疏云。禮斷三年。莫可損益。富貴怠厭。思減不得。富
貴一語。甚來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
日。拘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爲三年。真切可玩。
教之孝弟。只承終兄臂者。說教短喪在言外。

君子之所以教章

舊說列教品于私淑艾節。說不去近。說別教術。亦于
私淑艾節說不去。愚意是表教力自如。時雨化至。答
問係君子的教力。不待言。私淑艾的亦係君子教力
所及。否則私淑艾亦無從矣。若列教品私淑艾中。正
有莫大聖賢。當置何品。別教術則私淑艾又在人。君
子未嘗別標一術以待之也。力字渾而員術字芒。而
碍本文所以兩字亦要渾。不要芒。一芒則碍商之首
尾兩喚極鄭重。可玩。

鄭申甫日記云當其可之謂時。惟時故化。時字妙。時雨之化物也。說是雨力。雨固不能化。未培之艸木。說非雨力。則有已培之艸木。而不能自化。唯至時物兩相湊。物亦無所歸功。雨亦不任受德。教者如磁引鐵。學者如雛脫殼。或粒丹黍米。隻言半偈。或眸運風化。棒喝無言。

王觀濤曰。朱子謂德是天資純粹者。財是天資明敏者。不兼學力說。恐兼亦不妨。成對虧言。達對滯言。成字薰陶醞釀意多。達則開其義理。壯其氣力。挑撥疏暢之意多也。

張南軒曰。成德達財中。答問固在。而此則專謂答其來問者。雖鄙夫亦竭兩端之教也。按問答所括甚廣。但既與上面數項分提。便須別白。且中亦有未及師承。而來相答問者。如孔子于魯人林放等問之類。私淑艾私字。卽陰字意。或同時而相去不遠。如孟子之于夷之。或不同時而其生也後。如孟子所謂予私淑諸人。艾芟草也。言淑又言艾者。斬絕自新。去惡正所以從善也。

道則高矣章

此章是說教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孟子答以引而不發，而有繩墨，穀率之論。與發明道體無干。

高矣美矣，言其高者美也。重在高，看下登天句可見。引而不發，引字發字，明屬教法。說引謂引導，抽其緒也。發則徹底發明之矣。引弓不發，矢之解，大可笑。躍如中，現出光景。道猶路，立猶跼立。中者標的之義。中道而立，謂標的宛宛在前，非非難非易之說。

引而不發，道妙固不容說，但學者教者，亦有以是為機權處。如康節學于李之才，請曰：願微露其端。母竟其說，香巖拜為山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今禪家猶有之。儒家則說了又說，反掩却人靈明矣。

天下有道章

殉字奇，猶云死緊跟定也。隨他起倒，相跟不離之義。以道殉身，道與身顯也。以身殉道，身與道晦也。以道殉乎人，是倒語。道豈是徇人之物。古德云：不可以佛

法作人情。語意類此。未聞兩字。亦怪歎。亦憤恨。嬉笑怒罵。悉兼之矣。

滕更之在門章

須知不答是答。折其恃心。亦不屑之數誨也。有二要。空說鏡花水月圓妙。挾貴不是我貴了。不怕你不我答。是他心中道吾貴的能忘了貴來下學有此意思。便是挾挾賢同此舊說。直作挾其貴挾其賢亦可。如今貴介公子。顯考秀才。弊習可見。挾長只恃其年之大。非必長于師也。挾有勲勞。謂有功勞在師身邊。挾故謂已與師有舊好。二項是討件之意。或云勲勞不必其在師者。凡功業皆是。此意犯挾賢。故不必是故舊。如故家之故。此意犯挾貴。不如舊說長。

不可已而已章

疑問云人該做的。決已不得。該厚的。決薄不得。該從容做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撒開三平。甚洒脫。李卓吾作兩路攔截說。其進處又補前二者之缺亦好。

鄭申甫曰不可已該括甚寬如吾身做人節目所在與國家興創大利害所在皆是所厚易明不贅進銳亦不用別處討或是見事不可已不相度機宜猛力盡銳做去或見情所當厚拚捨剖腹傾貲陪他勢必神耗力竭後無以繼其退反速

君子之於物章

此章口氣直下中間用一字過文不得細玩之上二句虛提懸說略似歇後語下二句始明白分解乃下解上格無有兩層物用愛愛惜不暴殄意仁則有痛癢意親則又仁之更加懇切意此是本等分數非筭計也而字員甚都是一脉關通可融弗字之板不則弗仁弗親亦太着迹矣

智者無不知章

盧未人曰仁智兩務字當一樣看上言當務為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蓋仁智原是互用分言之則有知有愛合言之急親賢為務則當務之急自無不舉耳末只結在不知務上語意自見
鄭申甫曰智所以用仁也仁所以踐智也智者之先

務何在。卽親賢。知者之急先。務何在。卽急親賢。如曆象禮樂明刑等事。有人替我知了。吾坐一堂之上。不必察察事幾。而可以照燭乎四海之遠矣。不必徧爲撫循。而可以罩被乎九州之外矣。若徧物而察之。徧人而愛之。徒敝其精力耳。寧可徧乎。故知務二字。括盡仁智之道。孟子教人君當于此挈要。論語舉直錯枉。亦仁智合言一証佐。

儀禮侍食于君子。無放飯。疏云。手就器中取飯。若黏着手。不得拂放。本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于筐。無筐。棄餘于會。會。簋蓋也。註說誤。禮記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疏云。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不可齒斷。須用手擘。註說亦未盡。

不仁哉。梁惠王章

漢疏云。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王以戒人君。疑問云。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弟說。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便不痛切。說叢云。自此以下四章。大抵爲時君

好戰而發。李卓吾云：公孫丑曰：何謂也？以下發揮孟子之意，非丑問而孟子答也。何謂也三字，發端之詞。
春秋無義戰章。
按註：春秋指聖經，非以時言。義字着力，言聖經無有義其戰者。中有假借名義，如齊桓侵蔡，伐楚及晉，文城濮之戰之類，較他人他事雖若善，亦難道不是諸侯相伐也。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爲不義而已矣。征者上伐下也，句最重，是斷案的律令。

盡信書章

此章專爲血流漂杵一言而發，首節特個引子。此句書本係寔錄，仁者雖曰無敵，亦無兵不血刃之理。且紂衆若林，而飛廉諸臣，咆哮其間，豈便肯不戰而下戰國殺機，方熾。孟子恐人藉口，故直破之，而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字漢疏直指尚書，今說泛指紀載之書。
大全問：血流漂杵，乃前途倒戈之所爲，荀子以爲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也。而孟子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徐

玄扈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苟不免于殺人。則商人自相殺。與武王殺之也。何異。然後知聖賢之慮遠矣。

我善爲陳章

當時戰爭日起。生民之塗炭甚矣。世之逢君者。反借戰陳爲進身之階。殃民命。削國脉。罪何可言。不知國君原自有無敵之法。只在好仁。湯武其鏡也。揣時度德。而決夫馬用戰各欲正己之民情。可乘孟子言。豈迂濶。李卓吾曰。如此說來。善陳善戰的。却不大是扯淡。

崩角獸角下觸也。取垂向下之意。

梓匠輪輿章

巧不在規矩之外。而規矩非巧也。能者是巧。不能者是規矩而已矣。張侗初曰。規矩之用。至于範圍天地。自古及今。無一人能盡其用。故巧莫巧于規矩。何以能與人者。不能使人。嗟乎難言也已。

按管輅有云。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又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輪不疾不徐。

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數語皆有妙理。極可參。

舜之飯糗章

輔慶源曰。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其間。鄭申甫曰。大舜只是得個定性。不加損底到手。若將終身不損也。人雖貧賤。猶冀後日富貴。若將終身更不希望。無一毫厭惡求脫之意。大舜穀得無損了。不自知其爲貧賤也。以爲是能

無損而安之者。猶是損也。若固有之者。不加也。人暴富貴。縱矯持。肚裏亦有欣幸之意。若平素生富貴家。看做合得。縱極享用。猶若平淡。大舜穀得無加了。不自知其爲富貴也。以爲是無能加而持之者。猶是加也。生平始終一境。猶未足以觀人。一逆境。一順境。并而萃於一人之身。而不加不損。乃見浮雲任變。太虛不動。之天。沈無回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孟子一生學力自負處。此章與禹稷顏子章。俱隱隱欲露。

吾今而後章

此吾儒說因果處。口氣俱作已事之詞。今而後知恰似豁然大悟語。提醒人最爲深至。末劫殺機。憤盈報復循環。惛不知畏。聖賢憫之。因果之說。於是乎生焉。孟子發此于戰國。與蓮花座上人所提。時節因緣。同一愴惻。

古之爲關章

此爲當時橫征而發。從禦暴處。挑出爲暴來。無限怪嘆。壞法之感。悽然惻然。近說稍異。謂世之敝也。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行今人之厲政。衰世之法。莫不如

此。此爲借法以行私者說。亦好沈無回曰。戰國七雄並列。此疆彼界。關吏借口奸宄之往來。以肆其虐。其暴當不止征其貨已也。故孟子以爲厲政而欲去之。若後世四海一家之天下。利不在農而在商。不征商。何以輕農稅。不重農。何以固邦本。迂儒無泥其言。爲俊傑。咲極有意見。可玩。

身不行道章

此卽正己物正之理。以妻子言者。亦卽修身齊家之旨也。

周於利者章

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若有一毫未備。則不可謂之周矣。邪世與亂世不同。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不能亂。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方是。

好名之人章

原旨云。名與利相較。則可以舍利而取名。緣他好利。根子原在身子裏。不曾拔去。所以簞食豆羹。見於色。疑問云。苟非其人四字。喝極醒其人。謂真能讓國之

人。

張侗初曰。人有失千金之璧。而色不變者。其有貴于千金之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真寶也。已好名之人。受忻戚于名。先已喪其家寶。故簞豆亂其心。而色動。此說甚妙。知此便可得集義之學。

不信仁賢章

以仁賢為主。不信仁賢矣。又安有禮義。有政事。后二節。正是空虛。信字醜深。一德交孚之謂信。

鄭申甫曰。政事不專在理財上。但無政事。則無勾揖。

無稽查。許多乾沒冒破。安能給足。說詳在善政得民財章。

不仁而得國章

七國之君如齊韓趙魏皆是以不仁得國者。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孟子因其有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爲之說若此。蓋寬其往事而嚴示之以一倖無二僥也。非徒以廣狹言之也。輔慶源曰。不仁而得天下。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得。孟子之旨矣。

民爲貴章

大學衍義云。君者神人之主。君爲貴。社稷次之。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言若此。張南軒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丘民三節。是總發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意。總

歸于重民。危社稷。根虐民。來變置社稷。亦所以爲民。非各爲分釋。若作各一節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之旨。

得丘民三字。作匹夫匹婦解。只說得民心便了。不必管他衆寡。變置諸侯。係天子事。不可云其臣變置之。伊霍舉動。世不常有也。變置社稷。作遷其壇壝爲是。蓋示更新之義。程伊川謂易其人。按左傳有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然法烈山作厲山。柱作農。說同。疏云夏

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此說係附會想農之功不及棄。湯用改正。非必以旱災變置故也。農可變而祀棄。棄可變而祀誰乎。朱子駁之當矣。又陳後山叢談云。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此雖近於青烏家之言。然寔有至理。不可謂其厚誣。古聖賢洞微察幽。天人之際。甚凜。變置之典。理或然歟。謹錄以備考。

聖人百世之師章

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其去病爲捷。此章稱夷惠而深嘆仰之意。蓋如此奮字重。夷惠亘古精神在此得力。末二語不盡贊嘆。况於親炙句。只是極形容之詞。意致如鏡花水月。不必求他着落。朱子云。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此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何耶。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學之者沒身仰鑽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胡氏云。四時之風。莫和于春。莫清于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混然無迹矣。

仁也者章

王觀濤曰。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卽寓合字。意了。蓋仁卽人也。已自合下不離的。豈可離而言之乎。故遂接云合而言之道也。看一信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尚在言外。朱子云。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便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簡要可玩。

厄於陳蔡章

李卓吾曰。無上下之交。言不爲浮沉耳。非如註說然。

註說作慨世意亦自好

貉稽章

疑問云有分辨曰理。好反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為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於羣小。文王之不殄厥慍。正見士之為世憎處。理作賴字解。憎作增字解。不敢謂是。按舊說理作賴。賴聊賴也。不理猶云無可奈何。亦噫鬱有致。憎作增。則與多字疊矣。學殖解云。憎茲多口。謂見憎於此多口。文法與屢憎於人相類。一直說亦得。

通章要看一士字。引孔子文王來。見得士之品甚高。分明是止謗莫如自修之意。憂心悄悄。不隕厥問。二語極重。正教以止謗之法也。若徒謂謗毀之來。置之不足揣。不將流為王介甫之不畏人言也耶。聖賢之學正不如此。

孔子也。文王也。二也字。煞有神。只為此二詩原非孔子文王之詩。今以歸之孔子文王。故云然。六經皆稽寔待虛之言。不獨詩也。而詩之風趣尤員。此孟子善說詩處。漢世韓嬰。猶得此意。後之釋詩者。

乃以某詩爲某人之作。某詩爲某人之事。於是論詩者皆泥而不通。而詩之風趣短矣。

賢者以其昭昭章

此節是明新註疏。言外無限怪歎。兩使字正不必分別。只虛活互映爲妙。

山徑之蹊間章

只就山徑上翻出精神。末句一點便破。山徑數語。字字有意。須說得極危慄方是。

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據其立論如

前篇小弁。後章禹文王樂。固陋窒塞可見。

禹之聲章

沈無回曰。論學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於一器之末乎。高子之問。至爲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卽其說以解之。姚承菴曰。城門二句。專與追蠡句。應言禹鐘之追蠡。非一朝之故。如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也。如文王又千餘年。其追蠡亦如禹矣。異處在久。上不在車。所必由上。若以城中之軌。喻文王是車。

亦有所不由者。而文王之聲。真劣於禹矣。

筆乘云。考字書。並無以追爲鍾紐者。追疑當爲槌。言禹樂用之者多。凡槌擊之處。皆摧殘欲絕。有如虫齧之形。非獨指鐘也。洞天清錄云。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此云追蠡。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者漫滅也。釋蠡爲絕。亦非。蓋剝蝕也。備考。

齊饑章

只看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二句。便見肯綮。莊子云。爲善無近名。邵康節云。爲善亦須度力。所能行者。行之。聖賢酌理揣勢。甚細甚微。有志於救民者。不可不知此意。

王觀濤曰。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孟子難於顯言。故以搏虎爲喻。

口之於味章

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性命本是一個。而人皆認作兩件。往往甘心於欲。而暴棄乎理。不知人只有個軀殼。耳目口鼻四肢。皆是靈明發竅處。仁義禮智只在裏面。非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於耳目口鼻四

肢等。看得太粗。竟亡却天命之精。於仁義禮智。又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吾稟受之內。故孟子從耳目口鼻四肢等。表出個天命精微之理來。而于仁義禮智中。表出他個着落處。所窮源以防流。體寔而証虛。兩不謂處。性命豈有岐哉。今但將兩節翻映。便可識性命之義。若依舊說。則不惟性與命二。且性與性二。命與命二矣。

耳目口鼻四肢句。時說單作性。以性也二字總之。畧斷。再轉出有命來。愚謂性中有命之於兩字。絕可想。此中正有如許妙明在。卽性卽命。頂上直指可也。仁義禮智節。時說做是愚謂命在性中之於兩字。是又絕可想。以仁義等貼在父子等之身。而聖人之於天道。正不得離人。以言天卽命卽性。何須添一轉。商之。智之於賢者。與上於父子等一例。言這個名理。屬在這個物事。不兼言賢否者。知人則哲。原重在惟賢知賢上。否所不必論也。

仁義禮智俱是天道。屬於君臣父子賓主等物事。則人人有此天道。何以獨曰聖人之於天道。曰此盡人

者也。人盡而天完。貼貼相麗。故以此歸之。卽此便可
以見命也有性焉之旨。便可以見君子不謂命之旨。
螢雪叢談云。陳洪範問艾軒先生。聖人之於天道
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答云。正
如京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

浩生不害問章

通章以善字爲主。人心只有此善。信是初下手的工
夫。聖神是究竟的地步。然亦不過完得繼善之本體
而已。答問集云。此善字卽是性善。善字性爲固有。便

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寔。性自生惡可
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
化不可爲。神不可測也。只些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
化。故張子曰。可欲之謂善。聖人之事。備焉。
善人也。信人也。豎說非橫說。觀下有諸已。粘可欲而
言可見。下詮善信兩句。答何謂之間已完。而勢不自
止。連美大聖神一滾說出。正以其爲性善裏物。所謂
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性真完攝。學問無窮。一步
進有一步。善信豈是可住脚處。末節二中四下。無限。

獎勵不僅是臨了掉結語。

鄭申甫曰。孟子謂人性皆善。而獨與正子爲善人者。在他人不免爲氣質所汨沒。只可以善名其性。未可以善名其人。正子天資既粹。又未汨于習。直可以本性善字予之人。而不漓乎天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人不能無欲。其爲欲也可。則情如其性。而可謂之善人。孟子嘗謂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者欲也。好善則其欲也可矣。善雖人性皆有。而夾于質習。此善猶爲去來東西。世間共公的。

物。未可認爲已有。樂正子則實實落落。爲自家可有物事。故謂其有諸已。而名之曰信人。按舊說。可欲謂其人可欲。今人見人之可愛者。便云好人。卽此意。申甫以好善立論亦好。又舊說謂正子善有餘。而信不足。此解却痴。蓋被下文二之中中字所誤。不知中非中間之中。中卽內。猶云在這等地位內也。申甫以實實落落許正子有見。信者實也。豈其猶有不實者。存而待充。正謂實處未滿其分量耳。此善已無些虛假。如栗殼內。所有豈有

別種。但亦要水澤時候到日。米粒乃飽滿。充實則粒米飽滿矣。此時方可謂美。

程子云。以瓦鑠積之。雖如丘山。無由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卽有小光輝。大積卽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之謂大。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不可以偏長目一節名矣。

善信憑天資。美以上。則憑學力。至于聖神。則學力亦無所事。作聖與修仙一般。非實有真種。鍊不得。九轉還丹。故善欲其有。非脫盡凡胎。到不得飛昇境界。故

大欲其化。化卽化其大之迹。聖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者言之也。以聖不足以盡之。故更着神字。而神不出聖外。畢竟加聖一等。卽夷尹孔子可証。孔子曰。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等神人也。若聖神果是一等。則孟子亦不該言四之下矣。

祝石林曰。善信美大聖神。有階級。無階級。人信聖而不可知之神。而不信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神。易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夫善一神也。誰則信之。能

信善之爲神。而後爲有諸已。而後爲信。此解甚參微玩之。

逃墨必歸章

逃墨二句。一串說到歸儒上。曰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得不受。曰斯者。有來卽受也。曰而已矣者。受之之外。無他說也。末節正是不能歸斯受而已矣者。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爲用意。

徐儻弦曰。凡人泛濫不情。便厭苦而思近實。然一味自爲。又于事物上便通不去。不得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非謂楊氏爲近儒。亦非謂墨氏之歸。必待歸楊之後也。愚按孟子此言。是極體貼淹透語。而內外人已之關。學問大本原。亦可見矣。

有布縷之征章

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所關如此。是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重斂也。緩之一字。原是不費之惠。民牧者思之。

讀禮疑圖云。織麻曰布。析絲曰縷。蔡虛齋曰。古中國爲衣。絲麻葛褐。四者而已。布縷之征。只是絲麻。布乃夏布。麻所成者。非木綿布也。木綿出于外夷。宋元以後。乃有之。

諸侯之寶三章

張彥陵曰。人主之寶。必歸之于身。而始爲我享。人主之身。必托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所安。政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世主以身殉珠玉。身且不保。何寶之有。紂衣珠玉。以自焚。豈非殷鑒。

鄭申甫曰。只一寶政事。三寶俱得。

盆成括章

鄭申甫曰。才以道大小。自道中煅煉出來。則爲大才。若不聞道。縱智落天地。能雕萬物。絕世奇才。俱命之曰小有才而已矣。盆成括之才。孟子以其未聞道而小之也。若果才小。發揮不去。雖得禍亦未必烈。按文士傳。孫登謂稽康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自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自用其才。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識字精警。慄甚。然未若此
聞大道一言。精渾淵博。爲識之所從來。而利有攸往
可无咎也。

才士取忌。自古皆然。孟子料括實憐括也。豈幸其言
之中乎。哀之也至矣。郭公甫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
夜深無數采珠人。吁。可畏哉。

孟子之滕章

李卓吾曰。或人之言甚有理。吾儒之中。何所不有。豈
特一竊屨而已哉。放筆爲之三歎。張彥陵曰。士人蒙

無妄之疑。不足爲害。然世有不肖等輩。往往借有道
之門牆。以自庇。于是以吾黨接引後學之心。反意其
爲盜賊。逋逃之藪矣。此後世僞學之禁。所自來也。敘
此章者。與子輿氏毫無干涉。只要學者慎自愛而已。
愚按此章。孟老極服善筆。之于書。正爲道學先生示
一廓除道學門徒。懸一驅逐也。快絕快絕。
往者不追。二句串說。謂不追其既往之失。但來者則
受之而不拒。

人皆有所不忍章

足此通彼曰達。不忍達。忍不爲達。爲本是一機。貫將去。非有兩層。只爲世人真心易開易滅。雖有不忍不爲。天然雨露前後念。斧斤自生碍隔打斷。故教之以達。達之云者。非從忍與爲處。抑而絕之。直從不忍與不爲處。推而滿之也。其實只是充其不忍不爲之心。自不至于有忍有爲。不落轉機。工夫許等直截。而既曰不忍。又曰忍。既曰不爲。又曰爲。還恐人看作兩層。未曉得直截關捩。故復申之以充。惟充則達。充其無欲害人穿窬之心。而仁義不可勝用。正謂充其不忍不爲之心。自不至于有忍有爲也。不可勝用處。正是達處。此聖賢射馬擒王心訣也。不則打點于不忍與忍。不爲與爲之間。兩頭照管。亦勞且拙矣。末二節。則單承無穿窬一邊。跌宕洗發。聖賢吐曠名理。期于明盡。正不拘拘以仁義作對。句字節段。多寡恰配。而後爲工也。想孟子爾時說到此。神氣噴薄。俯視當世。媿阿之行。直欲殺欲割心。熱語湧千載。如見拘儒尋行數墨。徒見前面仁義。兩兩勾停。後面錯落。言義不言仁。遂費窺測矣。厭物哉。

無穿窬之心。要看一心字。明明說心。而俗說不忍屬心。不爲屬事。心只一路。事則多岐。故須充類之盡。可笑可笑。穿窬字很甚。刻甚。說至無受爾汝之實。及以言餽。以不言餽。則滿世界皆穿窬矣。古德兢兢以去偷心。爲學有旨也。彼漫受五戒。而謂盜決不犯者。何足語此。

大全朱子一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于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一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

不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利稱。亦自有所愧矣。此解勝註。然註說以外邊隱忍甘受。內邊慙忿不肯受爲實。亦與切。

鄭申甫曰。穿窬之類甚多。孟子獨舉爾汝餽人二事。蓋暗刺當時縱橫押闔。爲機變之巧者。以警世趨。夫此輩乃當時艷羨以爲才子。而孟子擠之于穿窬。極其醜詆者。以其心事不光明。卽鼠竊畏人知之心也。事謹獨之學。養浩然之氣。烏可以不勵哉。上曰既無穿窬之心。下曰是皆穿窬之類也。首尾相

叶中夾無受爾汝一節。極搖擺迎送有致。時說提無穿窬作主。貫下二節。平提對說。俱貼以穿窬板甚。士字極重。提起逗讀。極矜貴。喚人自愛。直令渙忍者愧死矣。

言近而指遠章

言與道不平。言者言此道也。言是平日講論。道則行其所以言者。由道之約。得言之近。由道之即。約即博。得指之遠遠。莫遠于天。下天下平。至博也。近莫近于此身。修身至約也。帶乃束身之物。言不下帶。即不離

身之意。善言善道。俱靠身字發。便得旨。末節言字道字。不顯出。俱籠在內。言以明道。不以此為道。則亦不以此為言矣。是時百家繁興。馳博驚遠。徇其言內。不足以治身。而外不足以治天下。其所以不足治天下者。正由于不足治身故也。聖賢學本修身。故言近指遠。守約施博。

記曰。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戚。傾則奸。可見視不下帶。原是修身之功。舊說覺浮淺。

舍田芸田。口氣與人莫不飲食也。節一般。是影喻非。

譬喻冠以人病二字極妙。百家患痛。被孟子一言抉盡。主張道術。豈徒然也哉。

堯舜性也章

疑問云。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修而復之。修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卽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

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俟命。法字卽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爲的。端端正正。有一規矩準繩。在于此。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是所以立命者。反之之後。亦何以異于性之者哉。講錄云。首條言堯舜湯武性反之不同。下二條。汎論性反之事。不就堯舜湯武說。然堯舜所以爲堯舜。湯武所以爲湯武。亦不外是法。卽性之作用處。經德言。語動容哀樂之類。各有大中至正之則。謂之法。行法。

以。俟。命。者。盡。其。在。我。而。非。假。此。以。趨。避。也。性。之。者。自。然。而。非。有。意。反。之。者。雖。有。意。而。非。有。所。爲。有。意。者。猶。待。修。爲。而。只。未。可。以。語。性。有。爲。者。則。卒。歸。于。功。利。而。不。足。以。復。性。矣。

性者與性之語意不同。性之以道言。性者以人言。反之與身之亦不同。要還到元性本色曰反。還到本色了。猶微有形似。在曰身。堯舜身無其身。色卽是空。故直曰性。

動容舉一身而言。周旋則動容中之曲折。盛德之至。不作推原看。只閒閒頂上中禮而言。其爲盛德之至。在自然上見得。非爲生。言是真痛。非瞞飾生人耳目也。時說嫌其淺。別有曲解。終不暢。不知吾人據禮而行。都是爲世法上不可少那一事。不是瞞飾生人耳目。無論弔問他喪。多緣格套。就如父母喪。這等大變。亦多因循套子做去。語云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而今客至則哭。客去則止。起止之關。與天性有何干涉。難道不是瞞飾生人耳目也。蓋有離禮不得。卽禮不得。而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兩端默默逗于其際。孟子此

言直就生人性根上。狠下針劄。敲髓見血語也。痛哉。經德于祿。這話淺看。大不相蒙。不知此是聖賢洞破天人之理之談。太上感應釋氏因果。小聰明而大愚者。信不及也。而今非以于祿。詩所謂求福不回者歟。言語必信。決定信也。非期必之必。言必可行之謂信。緣正行而信。初無不好。只多了此照管安排念頭。便非自然而然之聖。正字疑問作勿。正勿忘之。正亦可。鄭申甫曰。命字當性字看。卽天命之謂性命字也。性字真本色。行法以俟其命之自合。命不可強合也。

俟之而已。卽由勉然以至自然之義。然終不如舊說之寬暢。天人之際。有理有數。談理而諱數。竟是小家

說大人則藐之章

重在我者皆古之制句。梁無知曰。若在我無古之制。漫言藐大人。恐終爲巍巍壓倒矣。或問何爲古之制。曰。得志弗爲處。便是自古聖人。豈不欲爲之哉。上天命下念。民心有所制。而不敢爲耳。凡天下無制之人。定是無忌憚之小人。

張侗初曰。每見高車駟馬。駢肩聚觀。而車上儻者揚

揚作富貴態。觀者有以生其態也。若在空山曠野。無
人之地。則前態歇矣。大人之能富貴驕人。亦因人畏
而生其驕也。若藐之勿視。則王公遇之失其貴。此說
于大人情事甚刺骨。漢疏有云。以賤說貴。懼有蕩心。
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此說于說大人情事甚刺骨。然
孟子大本領人。意不在此。故曰在我者皆古之制。漢
疏又云。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却
解得好。端確簡嚴。非今人膚淺氣可及。

養心莫善章

聖人無欲。賢人有欲而能制之。此云寡欲。卽制欲之
說。謂以道制情。不致放縱流溢。蓋裁抑消融之義。非
謂十分欲。去了七八分。尚留三兩分在也。周子言寡
之又寡。以至于無。此八個字。連珠合看。纔完得此一
寡字之旨。管子曰。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
留處。所謂掃除。正寡之又寡。以至于無。無正是寡之
盡頭處。半上半下。便不是。朱子謂如今且要得寡。漸
至于無。則畫作二時二事。而孟子此言。爲不了義矣。
時說又謂欲者心之生機。乃上智所不能無者。寡字

妙有節宣。調適勻停。則欲不足爲此心之累。而適足爲此心活潑之靈。聖賢言如滿月。萬川皆員。作此別解亦不妨。然却非正旨也。又宋子脛有云。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是過也。可見寡是欲的本。等分數。食不過適口。居不過容膝。八珍萬戶。于我亦何有焉。人能如其本等分數而止。則婚官雖私。父子君臣。于是乎出。舉世欲界。外欲談理。竟無是處。但一溢其分數。則邪僻生焉。均此一欲。寡則是多。則非多寡之分。理欲之位也。識此則當下截然。舊說傷煩時也。

說傷滑。宋子脛數言。是寡字無上諦。養心妙訣。可繹也。吳無障曰。養字最有味。說一寡字。那工夫便有許多斟酌。如丹家之養火。慈母之養子。拋捨他不得。奈何他不得。由他。性。子。不。得。由。我。性。子。不。得。其。專。一。如。貓。獲。鼠。其。漬。漸。如。雞。抱。卵。精。神。在。若。存。若。亡。之。間。而。工。夫。有。不。縱。不。操。之。妙。說。到。這。裏。則。任。其。所。之。以。爲。汗。泥。不。滓。離。一。切。色。相。以。爲。復。于。無。物。羈。而。禁。之。如。牛。馬。忽。而。遣。之。如。不。繫。之。舟。皆。心。之。賊。也。只。有。寡。欲。一。

路。才是勿忘勿助長道理。這才是養心。故曰莫善于寡欲。若不先看出養字。那莫善二字。何從發出精神。梁無知曰。此正聖學之所以別也。此欲若竟欲無之。其病不小。如聖人之朝。何必盡去小人。只在朝而不見親用。自不敢爲害。又如君子處世。何必盡絕小人。只不惡而嚴。小人自無處生活。二段甚精細。卽欲者心之生機之說。玲瓏透快。參之。

曾皙嗜羊棗章

重不忍二字。張侗初曰。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借羊棗膾炙點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子作真人。于不忍源頭。何啻千里。又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然豈有人子而不讀父書。不執母器者乎。形容心事。固難擬議。

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于羊棗。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何以獨不食羊棗。故孟子特揭一獨字以曉之。此是孟子體貼語。非曾子有較量也。

孔子在陳章

此章以中道作主。道統之傳始堯舜。止有一中。卽章末所謂經也。絕續辨于真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惡鄉愿。惡其似也。故曰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

狂簡兩字連看。狂者必簡。不簡則不得謂之狂。初體本簡也。初字可味。世上許多齷齪下流。不長進之事。都是後來增入。今不忘其初。所以能簡。所以能進取也。若一忘其初。則瑣瑣屑屑。視古人如天上人矣。安

敢進而取之乎。何者。此最初第一念。乃本來真常心也。經也。鄉愿惟忘却初心。不用把第二節心來用。塗飾愈多。澆恣愈甚。不簡不進取。而自墮於不經。今看經字。當向初字認取。不則初機一離。而忠信廉潔。皆數僞之資矣。真似之介。烏可以不慎哉。

按此節。乃萬章述孔子言。問意還影响。舊說簡爲簡畧。不忘其初。謂不改其舊。都寓不足之詞。正與章所問意同。但與孔子本意何啻霄壤。

章問孔子何思魯之狂士。而孟子推其欲紹一中之

統。可知世無腐爛之聖賢。又說狂而連及狷。聖賢標格不同。徹皮徹骨。一例清楚見矣。曰其次。曰又其次。兩次字。俱照中行看。首次字指狂。上文雖籠說狂狷。而語意單承狂士之間。下文又着一又字別之。細看自不致紊。

何如斯可謂狂。與何以謂之狂。兩問一意。孟子隨指出數個人來見例。章未了了。故申請其志。嚶嚶句。志字微斷。逗讀。嚶嚶然曰。連讀去。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他志大。故言大也。動稱古人。期待甚遠。或作前無古。

人看亦好。總之一進取之意。夷平也。夷考其行。謂考其平日之行也。古文下字錯綜。轉見渾奧多如此。刪正云。他言志何等高大。而平平稽考其行。終不能踐其言也。看夷字亦得。但以行不掩。謂是行不踐言。則大不濟事。不掩是疎疎朗朗底模樣。此正見他簡處。非行不掩言之說。

既有琴張曾皙等人。緣何又說狂者又不可得。大約是難得不多得的意。不屑不潔。要看出他清清楚楚。大斬截的骨力。與藏頭縮脰。拘牽齷齪者。自不同。

章單問狂。孟子連說狷。蓋把孔子欲傳中道一片婆
心。傾囊倒出也。下文述孔子過我門不入室之言。亦
係孟子述之。緣鄉愿與狂狷一真一假。正是對頭。孔
子惡鄉愿之心。卽其取狂狷之心。故併道及以見意。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愿。方是章言。曰字甚分明。自分
節一悞。遂截過我門等語。爲是章所述。而用曰字以
別語氣。大錯大錯。檢刪正先得我心。但相沿已久。姑
且從俗罷。

何以是嚶嚶五句譏狂。行何爲句譏狷。鄉愿未必寔
有是言。只推其意見如此。踽踽是立已嚴峻。涼涼是
待人踈薄。踽踽卽獨清獨醒意。涼涼是不諧俗。非刻
薄也。生斯世三句。鄉愿所自言志也。善斯可矣。善人
人以爲善也。謂稱其長厚。許其員通也。可矣二字。正
與上何以何爲相叫應。闕然二句。則孟子頂上斷之。
刻畫面孔。蠕蠕欲動。快矣哉。

沈無回曰。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
狷。狂狷流俗汚世之所不滿也。鄉愿亦從而不滿之。
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

從先議云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動國君大夫。此鄉愿之流。所以盛也。此論甚有本。章謂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爲愿人。正落此見。

自非之無非句起。至衆皆悅之句止。大意只一套。總是形容善斯可矣。一句意歸重。在似忠信廉潔二句。下文所云似是而非者也。要認一似字。曰似。正以其儼然是也。儼然忠信廉潔了。更何流汚之迹。時說謂同流合汚以媚小人。忠信廉潔以媚君子。試問此兩

頭馬如何騎得。鄭申甫曰。同流合汚。非流俗汚世所爲之事。吾亦爲之也。只是不以爲非。外面糊塗說好而已。其立身則儼然是忠信廉潔。若非忠信廉潔。何以無非無刺。而不善人悅之。善人亦悅之哉。然則何以謂之似耶。曰。忠信廉潔一也。出於持己之心。則爲真。出於逢世之心。則爲僞。此真似之辨也。伯夷見鄉人。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矣。此真忠信廉潔者也。鄉愿遇之。必不去也。鄉愿逢世之人也。粧扮自己。更不管別人。自己忠信廉潔。無可非刺。而更逢人說好。到

處皆合。俗人無見識。便謂此是平正做人。合得如此。有合堯舜中行之道。非若狂狷放亢刻厲者流。翕然宗之。使天下無正氣。無公論。風俗世道。茅靡不振。莫不由斯。故孔子以爲亂德而惡之。夫逢世而以貪。誑之人爲之。其流毒猶淺。逢世而以廉信之人爲之。其流毒可勝道哉。亂字正與上賊字應。湖廣之中庸馮道之安樂往事。可鑒矣。葛屺瞻上論鄉愿。說甚痛快。可取合看。

李南黎曰。非之以心言。刺之以口言。欲非之則無端。倪之可舉。想無處起也。欲刺之則無寔迹之可據。說無處起也。舊說非之以大段言。刺之以細節言。亦可。堯舜之道。應轉前中道個道字。此中之鼻祖也。

佞者才智之稱。其人資性慧黠。善爲巧說。無道理事。被他鋪設成個道理。攻之而無以破。故能亂義。利口者快口也。人有所囑。一口承當。更不作遲疑相。似有信實人。故能亂信。舊云利口辨詐之名。旣名之爲辨詐矣。烏能亂信耶。

鄉愿賊智。在兩個似字。破似莫若真。故君子急反經。

歐陽永叔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也。真忠信廉潔。要從最初第一念認取。如狂者之嚶嚶不掩。狷者之不屑不潔。這便是經。縱圭角未融。而種子既真。堯舜胚胎的的不爛。孔子取之。卽所以反經表狂。狷真是真非之常。以行于世。而深絕乎鄉愿之有。是無非大明當天。人人有眼。魑魅魍魎。何得容於青天白日之下。昔周之初。以三物式士。僞言者有禁。僞行者有誅。豈真以鄉舉里選。柔天下士哉。軟美風滋。初心泯斷。哀哉痛哉。闔之一言也。讀聖賢書。而荷人國家事者。其慎毋無以闔之一言。櫻孔子之所惡而可矣。

庶民興。興字極妙。大有斬然出拔。意象狂狷不掩。不屑正受用此意象。鄉愿闔然媚世。無陽之人。當與穿兩截棍子的齊賜一巾幘。

由堯舜至於湯章

李卓吾曰。看他文勢趕來。孟子還是以見知自處。還是以聞知自處。何從來解者。贖贖可咲也。楊復所曰。歷叙堯舜湯文孔子。以至於今。則其以聞知自處。已顯然矣。孟子自任之意。不敢質言。故婉轉隱逗如此。

鄭申甫曰。然而無有乎爾。暗指顏曾見知者。則亦無有乎爾。暗指已聞知者。孟子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其所私淑諸人。則其見知者矣。朱子特以其世近居近之言。猜其寓意見知。不知世近居近之言。謂比於湯文等之世遠居隔。聞知較親切也。此說的當可訂。舊說自任見知之訛。然細玩語氣。還是自任聞知而歸功於見知。袁七澤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蓋謂吾去聖人之世。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歲後聞道。差易矣。然

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其負荷此道。可謂勇矣。然而兩字如此看。總得旨。古人學。不忘本。得與斯文。自慶自幸。千載猶可想見。

按舊說以孟子自任見知。則不是其重見知說。則確確是數百年道脈遙傳。非得一堂賢聖面相唱歎。矢爲謨訓。以昭來茲。後之人亦安所憑而悟入乎。時說謂知是精傳。眸運的。豈在聞見。據本文口氣。只是某人是見知。某人是聞知。並平說去。未嘗有必如此。而後有如此之意也。此解乍看似伶俐。然古今聖賢傳

授血脉的有所本。好古敏求。孔聖猶然。誰謂聞知者之。不有資於見知哉。孟子自云私淑諸人。歸功見知。頌言猶懇。本文雖見知聞知平叙兩提。而首云自某至某。五百有餘歲。則其若斷若續之際。見知之所聞。繹而流傳者。功居多矣。今人只爲孔子刪述以來。百川會海。遂忘支流之所自。不知禹臯伊朱望散諸人。當日闡揚宗風。許大功德。而孔孟親口語言。亦不信背本忘師之弊。可勝歎哉。

堯舜詳在三典。湯詳在湯誥。文王詳在周易。考六經言中者始堯。言心者始舜。言性者始湯。言元者始文。孔子集其成。則言仁而孟子繼之以義。詳在刪述七篇等書。此皆剖破混沌。與隨機應緣之要語也。立宗垂統。所從來遠矣。

胡氏曰。言堯舜見知之人。但言禹臯何也。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意蓋可見。况洪範九疇。自禹發之。天秩天叙。五典五禮。自臯陶發之。其獨列于道統之傳。豈虛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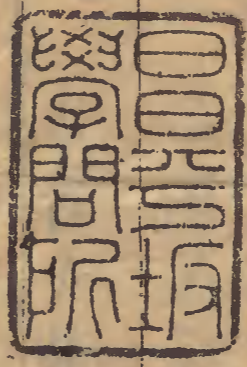
陳新安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

誥弘大精微其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天錫王勇智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萊朱卽仲虺也必矣尚書大傳註云呂尚有勇謀爲將散宜生有文德爲相散宜生與太公望並稱此亦一証太公丹書有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昌欲勝義者亡此非太公孰能發之尚書君奭篇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适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則廸文王彝教以修和有夏者散宜生有焉

以上見知諸人渺言懿行班班可考若此豈不大有功於聞知而孟子雖賢亦不應蔑沒了顏曾諸子朱子祇爲欲以聞知待二程故鑿孟子自認見知而不知其非孟子心也或曰如姑舍是何曰彼言志此言統也言志則自我作祖亦可言統則伯叔父兄之論自不可蔑師心之說余豈不知有一一段超越因緣哉道本天學本古聖賢肫肫見聞夫亦不敢背本之

深心也。云爾時說別有標奇。余一切遮之不贅。



大正

卷之五
第十國人服

